

47

假成真弄

楊 絳



編主境另孔
刊叢本劇
集四第

行印局書界世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各地世界書局分屬，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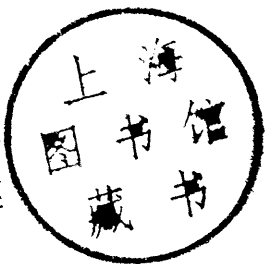
弄真成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3566B

五幕喜劇



弄真成假 (五幕喜劇)

登場人物

周大璋

張燕華

馮光祖

張婉如

張祥甫

張太太

張元甫

周老太

周世奎

周大妹

劉順

楊媽

周大妹丈夫、公婆

楊絳

027134

56

第一幕

祥 哎，照鏡子，看窗子，嘆冷氣，這是幹麼？

婉 人家看看天——我在看書呢。

祥 是啊，我是看見你在看書啊。拿來看看，什麼書。

婉 （急挾書）我的功課。

祥 一點兒不錯，情書變了正經功課了，拿來我看看。

婉 沒有。

祥 婉如，我叫你拿來。

婉 （抱書）沒有呀。

祥 聽見麼，拿來。（搶書）

婉 （抱書不放）是沒有呀。

祥 婉如！（拉書）

（婉就勢跌地下哭）

祥 （慌）傻孩子，怎麼了。

婉 （哭）摔痛了這兒——

祥 （爲撫摸）——好好兒說話不聽——

婉 (半哭) 是沒有末——

祥 沒有就算了。我告訴你呀，你說沒等誰，你就別等誰，我這半天，就供在這兒不動了，一步也不走開，替你等著誰來啊！

婉 (激嘴) 你等去！(拭淚，挾書急跑下)

祥 (笑，坐下)(高聲)燕華，拖鞋來！(脫外衣，解鞋帶)

(張燕華艷裝拂然持拖鞋上)

燕 三叔——(彎腰爲祥甫換鞋，持皮鞋欲下)

祥 你三嬸呢？

燕 不知道。(下)

(張太太上與燕對撞)

張太太 燕華，叫你拿拖鞋聽見麼？

燕 有了。(下)

張太太 回來了？不上樓換去？

祥 一步都走不動了，得在這兒坐半天。

張太太 呀，累了麼？不躺一會兒去？

祥 一點兒不累——叫楊媽點心來——

張太太 (向門外) 楊媽，點心熱了，拿這兒來，老爺回來了。(對祥) 說你晚上回來呢？

祥 安知我不早一點兒回來。

張太太 (陪笑) 怎麼，你們赫德路的生意成交了？

祥 一百八十萬，成了。回來歇歇，晚上喝酒去。

張太太 一百八十萬，那麼小一塊地皮！

祥 地皮不是別的，穩位子好，不前不後，將來穩漲。

張太太 靜安寺那座房子呢？

祥 公和棧肯出三百萬——老王肯三百五——還看看——(楊媽托點心上) 什麼？

楊媽 棗兒粥給小少爺們吃完了，這是赤豆湯——(下)

張太太 沒知道你這時候回來。

祥 是像沒知道！

張太太 怎麼？

祥 「怎麼！」你們在等人呢！——我對你說過——周大璋再來，說不在家，誰都不在家，別讓他上門

兒！

張太太 你幾時看見我讓他上門了！

祥 我幾時看見啊？我這時候看見婉如在等他。

張太太 就一定等周大璋？

祥 我還不知道麼。（起立）你看看！（立鏡前仿婉如）這是咱們婉如——這是幹嗎？不是等周大璋，等誰？

張太太 （笑）唷！你這個爹，越活越古板了！這年頭兒還能像咱們那時候麼？

祥 古板！我才是第一個時髦人兒呢！這年頭兒還能像咱們那時候麼？

張太太 不結了。咱們那時候，我們許多表姊表妹，就在鬧自由。

祥 咱們那時候呀，時髦自由，這年頭兒啊，時髦向後轉了。

張太太 我就沒聽見過。

祥 等你聽見，就太遲了。大凡事情，就在一個見機得早，要等你聽見，等你聽見那兒地價漲了，那兒跌

了，再去買賣，還會賺錢呢！

張太太 誰跟你談買賣。

祥 就是跟買賣一個道理啊！虧本的事，誰都不肯幹。

張太太 讓婉如交個把朋友，又不是跟人逃走了，虧了你什麼本？

祥 她逃走，我虧什麼本！我是替咱們女孩子打算盤呀，現在再要講什麼男女平等自由，女孩子自己

可不上算了。從前不過是那麼講講，一個女人，解出來，放出來，不過是像你那樣，客廳裏坐坐。在外邊兒混飯來吃的，到底是我男人。現在可講認真了！女孩子就要叫她跟男人一樣了，跑出去，做事情，賺錢去——回頭生起孩子來，她又能分半個叫她男人生去！

張太太 好聽麼！

祥 嘿，我說錯了麼，我要做個女人呀，我樂得做個老式小姐，不用我費心思交朋友，挑丈夫，現成有爹娘嫁我。嫁得不好，還能怨爹娘，嘆命苦。做了個新式女孩子，連這點兒奢華都沒有，丈夫不好，誰叫你瞎了眼睛自己看中的呀。敲掉了牙，只得往肚子裏嚥呀！講自由呢，我就老老實實回廚房去！誰要好丈夫的，回廚房去！廚房裏出來的女人，眼睛裏才看得見好丈夫。嚇！看看男人們多能幹！多體面！手筆大！見聞廣——你們客廳裏的太太才把男人看得不值三個錢，他說一句，你對十句——

張太太 悄悄聽聽，不是你一個人在說話！偏我就該聽你吩咐！

祥 我要做了女人呀，我就樂得做個三從四德的，不用她費心思，打算盤，想這樣，想那樣。現成男人想好了，她跟著做就得。

張太太 那麼除非我死了，你趕時髦再娶個廚房裏的太太，讓她三從四德去。

祥 哈哈，真是跟女人講什麼理！好好兒的跟她商量女孩子的終身大事，她就死呀活的，都拉扯到自

已身上去。

張太太 喲，好個講理的男人，不是你自己嫌我，怪我不聽你話。

祥 是你不聽我話！聽著，周大璋再來，不許他上門——說不在家——誰都不在家！

張太太 這又何必呢！什麼理由不許他來呢！

祥 就因為沒理由要他來。

張太太 怎麼沒有人家世代書香人家的子弟，闊人家少爺，留學生，博士，年青哥的一等的人材！我不懂，還要怎麼呢？

祥 聽我說呀——他書香不書香，闊不闊，博不博，咱們看不真，我四面八方打聽過，人家也不知道。好不過是個新牌子貨色，這買賣不穩當。

張太太 有什麼看不真的！

祥 油漆得好，看不真底子，我說這是新牌子貨色，這買賣不穩當——

張太太 誰又跟你談買賣。

祥 都是一個道理呀，便宜進了一批新貨，說不定會賺，可是風險太大，不上算。不比男孩子，咱們三個四個多著，將來媳婦兒讓他們怎麼挑去，女孩子只宛如這一個，我挑女婿呀，只做穩穩當當的現貨買賣，不做空頭。

張太太 誰叫你做什麼空頭買賣了，周大璋認得的人呀，沒有一個不是有名兒的。他家的親戚，咱們也都是聽見過的。你就不能慢慢兒細細的打聽去。

祥 我的太太呀，他認得的人，我不認得。他那些有名兒的親戚，我們只聽見名字，又不能到他們家去打聽什麼底細。不過是燕華在外面引回來的一個朋友。你就那麼看中他！咱們就這一個女兒，你捨得叫她擔這個風險？

張太太 又不叫你立刻把女兒給他，慢慢兒打聽起來——

祥 慢慢兒！慢慢兒！這年頭兒，什麼事能夠慢慢兒的就說吧，外灘那一塊地，五百萬，差一天，不過三百萬，只遲了一天！就說你買的那兩打毛巾，早買一個月，不是便宜了一半兒麼？外國人叫什麼「時間就是金錢」，這話就不錯了。

張太太 胡鬧，認真把嫁女兒挑女婿當個做生意買賣了。

祥 還不是一樣麼，眼睛裏看準了一宗貨，穩是賺錢的，那麼，眼都不能差一毫，閃電手腕，立刻得拍下來。何況現在這市面上，等著嫁男人的女孩子要多少，真有女婿資格的能有幾個！都是拿了三塊五塊的本錢，做三十萬五十萬的空頭交易呢！——咱們就如二十二了，還等你慢慢兒慢慢兒打聽起來呢！

張太太 總不成冒冒失失把女兒擲出去就算呀！

祥 對呀，所以有了穩當的，不能慢慢兒慢慢兒的錯過機會。

張太太 你有了什麼穩當人了？

祥 不是我的人，是你的！

張太太 誰？

祥 真是！就和你們娘兒們上店裏買東西一樣，眼睛裏看見了花花綠綠的，就把自己正經要買的東西忘了。你睜開眼，閉上眼，只看見一個周大璋，周大璋，把自己姪兒都忘了！還住在咱們家，天大在你眼前呢！

張太太 你說馮光祖他！

祥 他！他怎麼了，他不是世代書香人家的少爺！你的娘家，我還領受得不夠！你要書香人家，那不是貨真價實的書香人家！

張太太 人家當然是好的，可是——

祥 可是窮些是？吧不闊——嚇，他不闊，因為你知道他底子，他們家牌子是不錯的。

張太太 (搖頭) 婉如嫁個窮教授——

祥 咱們婉如還怕沒錢使！咄咄，白克路一帶二十多幢房子，早就頂著她名字了，花園路新起的公寓也是她的，她二十歲上我給她的花園洋房，租錢都是硬貨交易的哪，咱們婉如還怕沒錢使！

張太太 可是——

祥 可是什麼？——馮光祖出洋，還是我親自送他上船，接他回來的，他還不是留學生麼？——再說，光祖的脾氣性格兒咱們是從小看到他大了，還怕靠不住麼？

張太太 難爲你計算得周到，可是光祖看中了燕華這多少年了。

祥 看得中燕華，會看中不中婉如麼？抽慣了美麗牌的，會嫌三炮台不夠味兒！這也成問題！

張太太 馮光祖，（徐徐搖首）咱們婉如還能嫁好些的呢。

祥（拍桌，怒）告訴你聽吧，不是我這抱穩搶快的主義，咱們這一份家當，還不知在那兒呢！上海什麼東西沒有，你貪便宜，眼花撩亂的胡搶一個，那就跟花上一二十塊錢打發財票一樣了，頭獎五百萬，明天你就發財呢！——正經，我這算盤，打得千穩萬當的，光祖我看中了，你跟他說去。

張太太 怎麼說呀？說我們婉如給他？

祥 這樣說，我還比你說得好些呢，把女兒身份都丟完了。——說我很中意他——說他該結婚了。——把他和婉如放在一起——這些法門兒，你總比我會——

（楊媽提西裝襯衫三四件攜針線上）

楊媽 太太，這些馮少爺的衣裳——鈕扣一個都沒了，不知道怎麼穿的，明天後天馮少爺回蘇州家去吃喜酒呢，這衣裳怎麼穿？

張太太 你多釘上兩針。

楊媽 鈕子都掉完了，還釘什麼——（退門口，高聲向外）馮少爺，您掉下來的鈕扣都收著麼？（馮光祖上）

馮 鈕扣我沒看見——哦，姑夫回來了。

祥 嘔，你的扣子怎麼都棚下來啦？看你那麼瘦。

楊媽 這些鈕扣我千針萬針的釘哪。

馮 唉，楊媽，我對你說過——你得先研究這鈕子掉下的原因，知道了爲什麼要掉，你才能夠防止結果。——千針萬針沒有用。所以要掉，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熨斗燙壞了線。第二，是你的線拉得太緊，應該鈕子底下長一個頸子。第三點哪——

楊媽 從來沒看見過鈕扣下面長頸子。

馮 你給我針線，我自己來。

楊媽 鈕子一個也沒有了！（穿線交馮）

張太太（高聲）燕華，燕華——我大抽屜裏的方紙盒兒裏一板小羅鈕子拿來。

馮 楊媽，你去吧。給我——（楊媽將襯衣針線交馮，下）

張太太（不耐）燕華，燕華——

（燕華持鈕扣上，交張太太，一言不發，卽下）

張太太 看看，好像誰捉住她叫她做苦工似的——燕華！

馮 (急起，向外) 燕華，不叫你。(向張太太) 我自己釘得好。(取衣坐窗下亮處縫紉)

祥 (搖頭) 光祖，這就太可憐了，我也看不過——叫婉如替你縫吧！

張太太 (笑) 他比婉如能幹多呢——拿來，我看——

馮 你們都不會，要長一個頸子，不太長！(低頭縫紉)

祥 光祖啊！我說——

(劉順上)

劉順 (大聲) 小姐，小姐，周大璋先生來了！

(周大璋隨上見祥甫，愕然站定)

周 老伯——伯母——

祥 (冷冷) 周先生。

張太太 周少爺來了——

周 老伯難得今兒在家！

祥 我時常不在家——啊？

周 (見馮) 哦——馮先生——

馮 (半立) 周先生。

周 不打擾你們——是啊——老伯近來忙啊！

祥 我近來忙？

周 到那兒老聽得人家說起您！

祥 說我？

周 是啊，昨天是一個老朋友請客——

張太太 周少爺請坐啊——(周坐)

(劉順上倒茶下)

周 也不能算朋友——他祖上世世代代是我們家賬房——吃飽了，闊了——兒子捐了官，現在孫子居然也是闊少爺了——我向來懶得應酬，出去應酬人家一頓飯，總要帶出十幾頓來——可是我去了，他又多心，說我看不起他——怎麼呢，少不得應酬一下罷了，不想昨天席面上倒碰見了好些熟人——馬振斌——惠民廠的總經理——老伯認識麼？

祥 聽見過——

周 陳子和——現在數一數二的實業大家——

馮 這人我在外國碰見過一次——

周 馮先生跟他熟麼？

馮 不認得，只看見過一次。——

周 這人才利害，從前錢總長就說過，實業界可造的人材，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他。——他自己看得自己很高，不輕易看得起人——承蒙他對我很好，總叮著我，問我幾時可以幫幫他做事了——他就很看重老伯——

祥 他知道我？

周 他呀，不輕易許人，也不會漏掉一個人，老伯這樣人材，他自然留心過。

祥 他說我什麼？

周 都在講起你還有——振興的老闆——俞飛——商總會的林會長——這人老伯認得麼？

祥 沒聽見過。

周 這人啊，是第一個圓人，四面轉得靈動——可是有一次啊，他也碰了死路上去了——這人圓是圓，膽子太小，不敢得罪人，碰了壁就走頭無路了。還是我幫他開了一條大路，救他出來的——

張太太 怎麼一回事兒呀？

周 說來話長，他們那裏面的勾心鬥角，伯母怕沒那麼些閒心思聽呢。他就爲我幫過他，所以對我很感激——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隨口幫著說幾句話罷了——還有，老伯這人認得罷？——銀星

廠的葉家楨——

祥 沒聽見過。

(婉在窗外屢屢探頭喚周，周未見)

周 就是他第一個在說起老伯——

祥 葉什麼從來沒有聽見過——

周 嚶，老伯，讓他們認識咱們。咱們有功夫都認得他們麼！

祥 說我什麼？

周 他們在商量一件大事——都說除非是張祥甫來，別人辦不成。

祥 (點頭) 嚶，要辦什麼事啊？

周 要合股開一個什麼銀行吧。

馮 (抬頭，停針) 這也是現在的一種特殊情形，都開銀行。

祥 我從來不合股。

周 是啊，所以我聽了也沒接談。他們還在講，股子是沒問題，就是沒有人能像老伯這樣有眼光，有手段，有膽力，還天生有好運氣。

祥 哈哈，不錯，一點兒不錯。可是我一生不合股。

周 老伯這態度是再不會錯的——嚶，上次，我聽說是老伯要盤麼一個藥廠——非常賺錢，獨資經理的——因為那老闊忽然死了——

祥 我呀，第一個字兒是穩。第二個字兒是快。外行生意，我不做的。

周 老伯這就太謙了，老伯什麼事不能做！——上次——是在劉家——從前做過兩廣總督的

——我們家的老世交——那天在他們家，幾個上海聞人說要開一個大學呢，說要請您做董事長——

祥 我哈哈，請我！我才不上這個當！叫我做冤大頭出錢去！

周 是啊，所以我聽了，也只笑了笑——嚶，老伯，一個人就怕出了名兒，誰都找上他。

祥 哈哈，他有本事出名兒，他就有本事不上這當！

(周見婉如)

(婉在窗外，隔玻璃與周作手勢，表示「你來了」，「不早來」，「急死我了」——「爹不許我來」等等。周偷空暗與對答)

張太太 —— 叫個什麼大學？不知道裏面先生請齊了沒有——待遇怎麼樣——周少爺知道麼？

周 (急回首) 伯母要位置誰麼？沒問題，抄一份履歷給我，就得了。

祥 (拍光祖肩) 好，等我做了校董頭兒，光祖，不用抄什麼履歷，我請你做校長去——哈哈——請

你做校長！

馮校長，非周先生那樣人材不配。

周啊！不瞞老伯說，我這個人呀，從來不貪空名兒，就說我現在在保險公司裏吧，當初不過是幫朋友的忙，替他分派分派事情，動動筆，掛著個秘書的名兒，可是他自己專去做股票買賣去了，把事情都推了給我。我說我不高興當什麼經理，他說實際上我早當了。我說你逼著我我就辭職不幹了，回老家去了。

張太太 做經理，還不好麼！

周 伯母別見笑，我的志向，就在這兒麼？我要做一件事呀，老伯，我決不肯隨便敷衍，得全心全力放上去做——拿我的全心全力，做一個公司經理！（聳肩，搖頭，表示不屑——婉在外摹仿周——笑——周

暗與作手勢）

（祥回首，若有所思——婉急躲避）

張太太 周少爺是要做官的。

周 伯母說笑話了，要是專為個人謀出路，學成功了，就是為做官發財了。——我那時候還沒回國，幾個京裏的朋友，就一封封信來催我，我要做官的話，還等今天！

張太太 周少爺是脾氣太清高——

周 不瞞伯母說，年青人總有點兒傻氣。老伯不是麼？（祥正怒目向窗外）一個人理想太高，看著這個不合理的世界，跟自己的理想差得那麼遠，怎麼就肯捺下性氣，跟著大家混去！不能呀！不能！（搖頭嘆息）應該把環境捏在手裏，像一團濕的麵，憑我改造！馮先生，不是麼？

（婉探頭對周伸舌，拍胸表示『嚇死我，差一點兒給爹看見』）

馮 可是你先待研究這社會所以不合理的原因，應該從幾個觀點去研究了，然後啊——

周 是啊，對啊！所以一個人要做萬人之上的領袖啊，一定先得從社會下層無論什麼小事做起，寧可做一個小小的職員，不願意把自己做成了一塊爛泥似的放在泥刻子裏，刻出一個一個刻板的官兒來。

張太太 周少爺這話說得多有趣兒！真是你們府上世代做官人家——

周 唷，唷，伯母，這是誰說出來的！——大丈夫，男子漢，自己打出天下來，要擯著祖宗的頭行牌兒出會，

那也不算希奇——我呀——從來不問我祖上做了什麼官兒，什麼府，我決不要借了祖上的簪纓家世來裝點自己的門面。（婉又探頭，祥怒目面窗而立）當然哪，敬祖宗，孝父母，那是另外一件事。

張太太 周少爺府上，令尊令堂，還都全麼？

周 先父早已過世了，我是從小家叔管得嚴，一言一動，都得照著四書五經上的句子做。什麼「父母在，不遠遊」啊，所以不讓我出洋。又是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啊，所以早就門當戶對的要

定下一位官家小姐，逼我結婚。

張太太 啊！周少爺是訂了婚的？

周 (笑) 那裏總得我本人答應啊！我要聽了他們擺佈，十七八個小姐抬進門了！

張太太 (笑) 他們現在管不住你了！

周 (笑) 他們不在上海，路長人遠，管不到我。

張太太 令堂不著急？(婉探首)

周 (對婉點頭表示「當心點兒」) 祥注視周，大怒) 家母是女中丈夫；有才情，有識見。是她一力叫我出洋讀書去——我們外祖也跟老伯一樣，一向是在商界有名的。家母有許多地方——她的脾氣性情，就跟伯母很有些兒相像。

張太太 那裏，那裏，我怎麼能比她。

馮 (站起，抖衣) 哎，豈有此理！

張太太 怎麼了？

馮 全功盡棄，全釘在反面了！

祥 光祖，你出去，叫婉如替你釘去。

馮 婉如？

婉如？

祥 叫她釘，我說的——

周 啊，馮先生在做活！

祥 這是婉如的事。（推馮出，馮取針線拖襯衣三四件下）

周 （賠笑）令媛很能幹啊。

祥 湊貨——（對太太）哎，我說——我那鞋擦乾淨沒有還要出去呢——

張太太 （高聲）楊媽——

祥 你問燕華去——她拿的——

（張太太下）

周 老伯有事吧？

祥 啊，還要出去！吃晚飯得早到，有事商量——（看錶）不要緊，不忙——（高聲向外）叫燕華，快——

周 （站起）我陪老伯同走吧？

祥 好極了，咱們同走啊——燕華，鞋來！

周 （賠笑）老伯真是說什麼，立刻就做什麼。

（燕低頭持鞋上，不理周，為祥換鞋）

祥 咱們得就走——

周 就走——伯母那兒——

祥 何必客氣——來——（向燕）我們走了（同下）

燕（冷笑——望窗外，向周背影點頭。冷笑）（下）

（張祥甫又上）

祥 哈哈哈哈哈！

（張太太上）

張太太 周大璋呢？

祥 送他動身了！

張太太 那麼急？

祥 他陪我一同走呀——那不是再好沒有，立刻就動身——我就說忘了一件東西，請他先走一步。

哈哈，我還要上樓去綸一會兒呢！

張太太 不難爲情麼？

祥 難爲什麼情，就爲臉上好看，我還陪他出了門呢！

張太太 人家不覺得麼？

祥 覺得讓他覺得，我沒得罪他——（高聲）劉順——（劉順上）

劉順 老爺！——

祥 周大璋再來呀，說我不在家，誰都不在家！

劉順 是！(下)

張太太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就是不要他做女婿，也何必那麼急急的闖他走——

祥 (憤憤) 叫他來跟咱們婉如隔著窗子做眉眼——

張太太 那兒呀，你又是神經過敏——婉如在樓上呢——

祥 我親眼看見的。——

張太太 哎，就算做了又怎麼呢，這人呀，我看將來是個幹大事的了不得的人哪！真會做財政總長呢！

祥 幹嗎「財政總長」

張太太 算命的說他要做法政總長，全世界的錢都要從他指頭縫裏漏出來呢！

祥 嚇！周大璋自己說的？

張太太 算命的說他——是一次說起算命，他笑著說不信這一路，要是他們的話有準兒，他還要做

財政總長呢！

祥 他真做了麼？

張太太 等他做了，還來認得你呢！眼光別放得太近！

祥 那末，聽我說吧，廣告登得太大，那貨色就得打折扣——要我信用放款哪！先得有實實在在的硬貨來買我的信用——

張太太（怒）買賣貨色，我的女兒不是貨色買賣的。

（劉順上）

劉順 老爺，周大璋先生。

祥 才告訴你——我不在家！

劉順 周先生在門口等著您呢。

張太太 看，人家那麼誠心心的。

祥 說我已經走了。

張太太 胡鬧，明明你沒出去，人家那麼等了你半天，況且時候也不早了。

祥 得得得，我走了，走了。（取帽下，劉順下）

張太太（高聲）光祖——光祖——（無應者）（下）

（燕華掩上，立婉如前立處——望窗外——）

燕 婉如——婉如——嚶，婉如——

婉 叫我？

燕 (惡笑) 快來等著，一會兒就來了。

婉 誰等誰！光祖哥才在樓上等你呢——

燕 別拉扯人家——我說有一個人爲什麼哭了！

婉 我不知道。

燕 我也不知道，怎麼看見人家走了，就會哭——

婉 (撒嬌) 你壞，我打你。

燕 唷，看你這嬌嬌勁兒，你這一下子打下來，還不把人家骨頭都酥了。

婉 (擰燕) 燕華姐，你壞東西。

燕 我還不好麼，老老實實來告訴你。不用哭，人家一會兒就回來呢！

婉 誰說的？

燕 我說的。

婉 你怎麼知道？

燕 放心，難道還是人家告訴我的不成？要告訴，不會告訴我呀！

婉 燕華姐，人家跟你認真，你哄人——

燕 呀，我怎麼哄人？你問我怎麼知道，我就不知怎麼的知道了，信不信由你。

婉 你說他還要回來

燕 當然，到廟裏燒香去的，沒拜菩薩，就是來找香火和尙捨錢給他們的麼

婉 你說什麼？

燕 告訴你吧，哄得過別人，哄不過我。他哄叔叔出了門，一會兒就回來。（婉笑）這回可樂了！我的小娃娃！

婉 得了，你比我大了幾天——

燕 人間一年，天上一天。你過得天上日子，我二十二歲，你還沒滿月呢！

婉 （抱燕笑）好個老姊姊。

燕 （輕輕掙脫，冷冷）別樂得發了瘋，乖乖的在這兒等著吧。

婉 信你胡說！我偏不等。

燕 也對，快上樓去，洗洗臉，梳梳好頭髮——鼻子都哭亮了，嘴上的胭脂，都剝了些底子——

婉 （急照鏡）喲，我像個鬼！

燕 那里越發可憐樣兒，叫人家看著心疼——

婉 （撒嬌打燕）我真要打你，壞東西。

燕 （躲閃）打我有什麼味兒！有別人求之不得呢！

(周大璋上，婉嬌聲驚叫，急跑出。燕惡笑。)

燕 周先生請坐啊！她就來啊——正在替您安慰她，叫她別傷心，你一會兒會回來。

周 燕華，你怎麼知道？

燕 對不起，周先生。她是婉如，我不就是燕華（指自己）張小姐，張女士，張先生，隨便您稱呼——

周 燕華，燕華，沒做馮光祖太太之前，還不多叫幾回燕華！

燕 (怒) 大璋，馮光祖太太不馮光祖太太，你沒有資格問，沒有資格說——你愛跟誰好，跟誰好，有你的自由，不用把馮太太名兒加到我頭上來。

周 呀，燕華，還是我錯了？把馮太太名兒加到你頭上，我能做得主麼？我能阻當的麼？我也不敢。

燕 (冷笑) 好可憐的周先生！好個退讓的君子人！

周 燕華，無論我怎麼不好，至少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不如人家，不能跟人家爭。一個男人甘心退步，在他是多麼丟臉的事，爲了他愛人的幸福，寧可自己做個懦夫，弱者。

燕 (冷笑) 爲了我！爲了我！(背身) 他這一點兒肝胆都沒有，就不敢對自己承認他勢利，勢利！

周 燕華，這是你冤我。

我沒那麼些閒心思——不過請你少管我的事(下，又回頭)我不要你叫燕華。

周 遵命，張小姐。

燕 對了，周先生（下，又回頭）我再告訴你一句話，馮光祖比你好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

周 （鞠躬）我恭喜你，張小姐。

燕 對了，恭喜我！過幾天叫你看我做馮太太呢！（下）

周 （點頭贊嘆）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踱上，踱下）燕華，唔，不該錯投了爹娘——那有什麼辦法——

（婉如急跑入，投入周臂內）

婉 大璋，大璋——

周 我的小婉。

婉 我以為看不見你了，偏偏的爹會回來——

周 我肯不看見你就走麼！

婉 從昨天晚上你走了，我心上一一直在跟你說話，你聽見麼？

周 我自然覺得——

婉 我在叫你，叫你快回來。

周 我覺得你在叫我。

婉 是麼？大璋，你一走，把我的心拉得那麼長，那麼緊——你這個心就是個壞東西——把人家的

黏住了，帶走了。可是不能連根拔了去，不是就得像牛皮糖似的越拉越長麼？拉成了一條絲兒飄飄蕩蕩沒著沒落的——

周 現在我帶回來還你了。

婉 (搖頭做手勢) 牠一圈兒一圈兒圍著你繞著，牠不肯回來了。

周 好了，我來了不是就還你了麼？

婉 (手藏背後) 傻子！是這樣還我的！

周 呀，小婉，別鼓著嘴呀，你說我怎麼樣兒還你！

婉 誰要你還！

周 生氣了？我說錯了話麼？

婉 一點兒沒錯。

周 那麼，幹嗎呀？

婉 你走吧！

周 我走那兒去呀，不是你的心的把我捆住了麼？

婉 你早還我了。

周 暖，孩子，我還給你的，是我的心。

婉 誰要聽這老套兒的話！人家老老實實，心上怎麼樣兒都告訴他——他心不在焉，拿這種套話應酬我。

周 呀，小婉，你的心給了我，我的心還給你，還不對麼？

婉 對極了。這樣照規矩的話，還有錯的麼？

周 你叫我說什麼新鮮話兒呢？

婉 你心上沒有，就別說！

周 怎麼沒有呀，我滿心的話，可惜我不是個七竅靈瓏的聰明女孩子，不會像你這樣細膩婉轉的說。

婉 誰要你說女孩子話！我又不是男人。

周 那麼我說男人話了——可知道我這粗男人，沒有話，看見你，只想一口水吞了你。

婉 (笑轉身) 吞呢。

周 (笑) 吞下去怕化了，還是香花供奉，讓我早晚磕頭禮拜。

婉 拜呀。

周 (屈膝吻婉手，婉大笑) 這回可不生我的氣了。咳，小婉，差點兒把我一肚子話都嚇跑了。

婉 什麼話呀，反正沒正經話。

周 很正勁的事情跟你商量。

婉（雙手掩耳）不愛聽。

周 我一會兒就得走呢。

婉 不準走。

周 小婉，好好兒聽我說。

婉 不肯。

周 別胡鬧，孩子，我認真呢！

婉 人家昨天晚上等他到今天，好不容易來了，又不能說話，跟他打無線電，他又不會接，給爹檢查了去，

回頭還要聽他一大頓教訓呢，這會兒還要講正經事！

周 聽著呀，小婉，就是咱們倆的正經事啊。

婉 那還有什麼商量的。

周 真的麼？沒問題了？

婉 有什麼問題。

周 你爹不反對麼？

婉 讓他反對去。

周 那我就不能來看你。

婉 媽媽早吩咐過門房，誰又不讓你進來——

周 來了又不能見你，躲躲閃閃的。

婉 那才好玩兒呀。

周 (瞪目良久) 照你說，你喜歡你爹反對我了？——咱們結婚，就得瞞著你爹，偷偷兒結去？

婉 (笑) 對了！像電影裏的人那樣，偷偷兒一溜，好玩兒！

周 回頭爹不承認你，什麼都不給你，看你怎麼過！

婉 怕什麼？你有錢，我有錢。

周 你的財產，你爹可以不給你。

婉 早已給了我了，單契都在我那兒。

周 你的現款呢？

婉 反正你有。

周 我？我的家產，再多些也沒用，都在我媽媽手裏呢。我自己的，夠咱們什麼用。

婉 那我只要預先支下些。

周 哈哈！小婉，你真計劃得不錯，可是你爹將來不認你了，其餘的產業都不給你了。

婉 不會，爹怎麼也不會不認我，他不認，也不怕，還有你的呢。

周 我可窮得很呢！

婉 別裝窮了，你媽媽等你結了婚，總得交給你。

周 我媽媽利害着呢。

婉 我不怕，反正我早說過了，我不到你們家做媳婦兒，你們大人家長輩多，規矩大，我不來。

周 當然，咱們得做個小家庭。

婉 （笑）可是你媽媽要來呢——

周 她不會——她住娘家——也就是跟我妹妹同住——我妹妹就是嫁我姑表兄弟的——就嫁在我媽媽娘家，你懂不懂？

婉 可是我——我要跟我爹爹媽媽一塊兒。

周 你不是逃走了麼？

婉 我才不急什麼！爹反正是要我依我的，只要我聽他話，他立刻就什麼都答應我。

周 可是，小婉，你不知道，我有時候真是爲難，朋友們不知道咱們的事，老替我介紹女朋友——替人家介紹我——今天這兒請，明天那兒請，不去得罪人，去了也得罪人，回頭問我什麼小姐中意麼，我真不知道怎麼回答，——心上有了小婉，眼睛裏還看得見誰！

婉 那你不會說你已經訂了婚了，這戒指不是你給我的（舉示戒指）

周 我怕你爹不承認——

婉 嚶唷，大璋，怕什麼！——別儘說這些廢話了——咱們到草地上走走去——（拉璋同下）

燕 （自後出）（凝視窗外）好啊，好啊！（點頭）好啊！

——幕——

此
页
空
白

第二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周大璋家——周大璋舅舅所開雜貨舖樓上樓而一間，臥房兼廚房，床上掛布帳，旁搭帆布床，沿牆雜置臉盆架、煤爐、木箱、碗碟、刀、鍋子等什物，周大璋母坐煤爐前小凳上扇煤爐，樓下人聲：「樓上周家有人麼？」另一人：「周大璋從來不在家，找他老娘沒用。」

周母 (向樓下) 找周大璋，他外邊事情忙呢，總不能整天在家守著。

周妹 (外) 娘，對門水菓舖討賬。

周母 什麼賬——你就替你大哥先付了——

周妹 我那兒來那麼些閒錢。(罵自己的孩子) 滾開點兒，小鬼——(兒哭)(打兒)

周妹 (外) 打死你，打死你——(兒大哭)

周舅姆 (即周妹婆婆) (在外，高聲) 周大璋！周大璋！好個能幹兒子！好個能幹兒子！白白的生了那麼

個能幹兒子，還要靠女兒！

周母 (跳起，挾蒲扇至門口，向外高聲) 靠女兒！誰家女兒能養娘呢？養了女兒給人家做孝順兒媳婦的！

周妹 (外) (打小女兒) 打死你這賤丫頭！哭啊，你哭啊，打死你，打死你，養了你女兒什麼用，給人家當老

媽子的，給人家當奶媽子的，給人家當管家婆子的，你乘早替我死乾淨了，省得你大了左右做人難，（打女兒）要你女兒什麼用，要你女兒什麼用。（外女兒大哭大叫）

周舅姆（外）好媳婦兒，手下放輕些，打壞了自己的千金小姐，心疼不到旁人，明兒她學了祖姑太太好樣兒，跟著女兒住娘家，看你們祖孫四代同住一堂呢！

周母（向外高聲）住娘家！有我住！不比那沒娘家的回不去！

周舅姆（外）我們姓吳的，住吳家，沒什麼撐了東家門，靠著西家牆！

周母 左靠右靠，總是一個靠人，頭號福氣靠爹娘，二號福氣靠男人養。嚇，吳家的家私，是誰紅轎子前面抬過來的嫁粧麼？

周妹（捧女兒上）娘，少說一句吧。

周舅姆（在外）對了，靠爹娘，養了兒子什麼用？能幹兒子別說了！我們兒子比不上周大璋，做娘的還沒靠他呢，已經站不住腳了。一天到晚做老牛，還要靠媳婦兒嘴臉——

周母（對周妹）叫你娘少說一句！我多說了那一句？

周舅姆（外）靠女兒是貼皮貼肉的，靠兒子是隔了一層的了，先得靠媳婦兒呢，來，來，小毛兒別哭——（兒住哭）跟奶奶出去看鄰鄰去，明兒掙掙氣，別養兒子，別娶媳婦，靠著你女兒，才是你福

周母 (向外) 我福氣住我的娘家，沒靠上女婿——(向周妹) 她能回娘家住一天麼？自己偷偷摸摸貼娘家，倒來跟媳婦兒鬧什麼！就是大璋問娘舅借了幾個錢，總是要還的。不還也，只算娘舅照應他，不用她朝也吵，晚也吵。

周妹 算了，大哥不掙氣，叫人家也難做人。

周母 喲，姑奶奶，你也來派大哥不是！怎麼不掙氣了？不成我女兒嫁了娘家姪兒，我就不能回娘家住住，要害我女兒難做人！我幾時使了女婿的錢了？

周妹 娘，真是，誰跟你算賬來了，囉囉什麼！

周母 這屋子是你公公留給我住的。他心上有我這妹妹，旁人又怎麼樣。

周妹 這話說牠幹嗎，你又沒知道怎麼回事兒，也來尋我的氣。

周母 還不是大璋欠了什麼賬借了你們錢。

周妹 早就在吵，大哥借了我一只金戒指——就是那手拉手的佛手戒——偏偏我們老太要我這個戴了燒香去，我不敢說是大哥借了，只說是沒錢使當了，她就說我當了錢貼娘的。

周母 大璋要你那戒指幹嗎呀？你也糊塗，待會兒沒了，我可不管。

周妹 他說借去做個樣兒——(側耳聽門外——低聲) 在下面——我走了——又說我孩子不管，吃閒飯，不動手——

周母 對她說，那是你命裏的福氣。靠她媳婦兒命好，一家子興旺發財，金子銀子往床底下塞——

周妹 娘真是那兒來什麼金子銀子——

周母 告訴了你真話吧，別說現在，就是從前，你們家就不錯，就是做女兒的沒份兒！你爹那邊窮，我爹只肯配著財禮賠嫁粧，怕傷了自己家的元氣。

周妹 說是金器賠了你不少呢！

周母 那裏的話？老實對你說了吧，女孩子總是別人家人，不肯多給的。有什麼，都要留著兒子孫子娶媳婦兒用，寧可給媳婦兒孫媳婦兒，她們倒是自己人，女兒是什麼？別姓的人！

周妹 可不是，娘的首飾都是大哥的，我有麼？

周母 呀，呀，好姑奶奶，倒說起我來了，我怎麼還錯待了你？我還有什麼首飾不是都兌了錢給你哥哥唸書去了。

周妹 我就沒得唸呀。

周母 啊呀！他到底是我的兒子呀。我們周家窮雖窮，到底是世世代代的唸書人家呀。

周妹 得了，誰家不唸三句書，就算唸書人家了！總共那一個祖宗做了闊人家賬房，替人家收收田租，靠著東家，兒子做了個衙門裏書辦，一家子有了兩三只冷板凳，倒像世世代代做什麼大官的了，什麼呀，我就不希奇！

周母 你不希奇是誰讓你抬得起頭，說得響這句話！還不是做娘的想得到，把你嫁回自己娘家去，有得吃有得穿，吃飽穿暖了，誰不會唸書——你伯母嬸嬸看不起我娘家做生意的呢！到底富富足足的是生意人家！

周妹 所以我們老太也說呀，唸書人家，什麼希奇，又酸又窮，偏會擺臭架子——

周母 (勃然) 那我倒又要說了。窮雖窮，到底是我們唸書人家人，不能和穿圍裙打算盤的比。嗨，我們大璋時運沒來呢，委屈在這兒過幾天，等他一朝發蹟呀，不是我說，你們靠他的地方多著呢！就窮呀酸的一副勢利眼睛！

周妹 噯，娘，跟你說話，一會兒幫東，一會兒幫西，我湊著你說呢，你又回過頭來咬我。

周母 這是真話呀，你是嫁出門的女兒，心上護著別家人了。娘的話，反正是不入耳的了。

周妹 你也在幫著你婆家說話呢！

周母 我的婆家，不是你的娘家。

周妹 我的婆家不是你的娘家——得了，小毛兒要吵了，我得去了。(拂然下)

周母 (嘆) 女兒呢，——只嫌娘家錯待了她，——靠娘家呢，她們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只嫌女兒身上多賠了錢——

(外周大璋舅母高聲) 生了四條腿，四處跑著玩兒吧，我這兒生了四只手，掃地煮飯洗衣裳，還要替媳婦

兒抱丫頭。

(周妹罵兒打兒聲，小兒哭聲……哭吵聲中，周大璋持油漬紙袋上)

周大璋 娘，快來，好點心來了，大肉饅頭！

周母 什麼時候了，還吃點心。

周 嚇，娘啊——看著實在好，熱氣騰騰的，一蒸籠一蒸籠——一口一咬啊，裏面的汁直淌出來——可惜拿回來冷了。

周母 (高聲向外) 小毛兒，小毛兒——

周 (怒，關門) 我孝敬娘的，他們小毛兒有得吃呢。吃什麼，嚙嚙裏就哽住了，快叫小毛兒來吃——

周母 怕吃不下，吃晚飯了。

周 什麼吃不下的。(授母紙袋)

周母 (拈出小饅頭一枚，熟視袋內) 就是一個？

周 哎，我剩兩個呢——(撕開紙袋，搖頭) 這一個就夠貴的了，從前可以買一擔挑了。(母吃饅頭) 怎麼？味兒不錯吧？

周母 (咂舌) 這鴿子蛋似的買牠幹嗎，還給了你個紙袋兒，這裏面至少一二十個呢。

周 那裏！紙袋兒是看人才給的。看我這樣兒，可以叫我肉饅頭托在手裏麼——喲，真的，快替我瞧瞧

這兒濺了一點油麼？趕快——棉花，擦油藥水——送到店裏去，別說價錢大，我還沒替換的衣裳呢，就剩了這一套新的了。（脫衣褲，換舊布衫外罩母背心）

周母（取棉花，擦油漬）又在那兒吃了好東西，油多得四處濺——真的大瑋，你拿了大妹的戒指幹嗎的？

周 別問，過兩天告訴你。

周母 舅姆在吵呢。

周 我替她平氣去。

周母 不要你再去多嘴了，大妹沒說是你拿的。

周 就說是我借的，怕什麼？

周母 咳，大瑋，她當著婆家人，總得替娘家掙氣。

周 當著娘家人，又替她婆家擺闊。

周母（嘆）這就叫一女要爭兩家氣啊！你不替我爭氣，叫這兒人笑我靠娘家，叫你們周家人笑我娘家靠不上。

周 娘又來了，別說這短氣的話，有我在這兒！做了我的娘，還怕沒處靠！

周母 留洋借你舅舅的錢，還不知幾時能還，聽你舅姆日日夜夜的吵。

周 那算什麼！等我周大璋一朝得志，那幾個小錢的債，算什麼！舅舅不要我利錢，我加三倍利錢還他。

周母 一朝得志——（嘆）你的薪水不夠零用，米都沒了，豆腐青菜都吃不起呢，夾點兒麵格荅（開

鍋，盛碗內，置筷碟……）

周 不錯啊！（坐下）不比青菜是青菜，豆腐是豆腐，吃麵格荅呀，心裏想什麼味兒，嘴裏就是什麼味兒。

周母 （舉箸）今兒的麵粉酸的。

周 別想牠酸——嚶，娘，我講你聽——今天我在張家吃飯——便飯，六個菜，我說給你聽啊——炒蝦仁兒，一大團一大團，硬硬的肉，按下去會彈起來，咬下去有勁兒——又鮮又膩——油炒得滾燙滾燙——一盤兒油雞，肥肥嫩嫩的，就跟這個一樣嫩——那香酥鴨子更好，皮是鬆鬆脆脆的，肉呀，一戳就下來，還有一大盤兒東坡肉——大塊大塊的肉——

周母 （咽口水）張家又請你吃飯。

周 這時候還留我吃晚飯呢，我怕你一個人吃飯沒味兒。

周母 落得吃他們呀——他們又不在乎你一口的吃。

周 我陪著你呀——要不然，外面還有應酬呢，一個朋友約我在梅龍鎮吃酒，一個約我在DDS吃西菜。

周母 就是那個要開公司的？你那新事情有了！

周 至少一個裏理。

周母 多少錢呢？有一二千麼？

周 何止一二千！上萬呢！

周母 （驚愕半嚮）哦！倒還說要等你一朝發跡呢！這可不是書包翻身了麼！上萬塊錢！

周 這就算書包翻身了！這事有什麼稀奇，成就成，不成就不成，我才不在乎呢！

周母 做長下去，一年兩年，咱們這一份人家就算撐起來了。

周 那算什麼，上次一個銀行請我做總經理，我都沒去。

周母 爲什麼不去？

周 一個人總得留點兒身份，做了小事，還能做大事麼！

周母 有多少錢呢？

周 就是錢多也不去，那董事長看中了，我，要把女兒硬塞給我呢。

周母 哦，就是你從前說的董小姐——比姓張的有錢麼？

周 錢也有，可是脾氣太大，相貌也平常，我受不了她。

周母 從前那個金小姐呢——

周 ——她——（搖頭）像她那種女人太多了——

周母 張小姐你算是看中的了？

周 還沒看中呢，等我幾時看中了，就娶她。

周母 他們張家倒肯了。

周 千肯萬肯，就怕我不要，所以把我抓得那麼緊。

周母 他們挑個窮女婿，省些嫁粧。

周 嫁粧是不省的，花園大洋房，幾十幢的弄堂房子，汽車，金條——首飾——單講金鋼鑽，就值好幾百萬呢！

周母 就肯給她那麼些！千千萬萬數不清了。

周 是啊，所以我說呀，幾千塊錢，算什麼呀！等我有了千千萬萬，再去做事賺錢，那錢也就是萬萬千千的來，不像現在辛苦不賺錢，累得滿身大汗，不過幾十幾百。

周母 噯，大璋，那你就發財了！

周 是啊，發財了。你要吃什麼，就吃什麼，要穿什麼，就穿什麼，大花園兒，大洋房，大汽車，汽車夫穿著新號衣，管你叫老太太，扶你上車下車，丫頭老媽子來伺候你。（二人食畢，母洗碗，大璋擦碗）

周母 一天做累了，就叫阿妹來，搥搥腿。

周 還做得累！躺累了，叫丫頭搥腿，老媽子泡參湯。

周母 大璋，這就叫書包翻身了。（周世奎開門探頭）也算我熬了半世，什麼苦沒吃過，什麼氣沒受過，也算兒子發了財了！一手五個指頭，就抓上千千萬萬的錢。

（周世奎捧水煙袋上）

奎 大璋發了財了？

周母 叔叔，吃了晚飯麼？

周 叔叔，坐啊，吃了晚飯吧？

奎 嚶，你們發財人吃晚飯。我們是老南瓜煮麵條兒，胡亂塞飽肚子算了，還怕吃不飽的日子呢。

周 我們也沒什麼吃的，魚呀肉呀，吃厭了也沒什麼味兒。

奎 喝，大璋，你換了新飯盃了？

周母 （斟茶上）還沒呢，老地方——

奎 我聽說——聽說保險公司你那事換人了。

周 誰說的？

奎 我們大女兒，就在你們經理的姪兒家當家庭教師——聽說經理怪你辦事不認真，遲到，早退，

——專追女人——

周 哈哈！叔叔，那兒來的笑話！我要辭職，他拉著不肯放，我好些別的事，一時都不能就呢。

奎 啊——啊——我就知道你是有了金飯盃了，怎麼個事啊？

周母 事情有好幾個呢，我們大璋也是胃口太精，我說呢，幾千塊錢一月也就好了。

奎 幾千塊錢還不好麼？像我呀，也算是唸書人末路了。跑到店裏寫賬去了，眼看東家賺錢，自己只圖一個半飽，一家七八口人，柴米油鹽，總是一個不周全，（嘆）這日子怎麼過！

周母 泥蘿菔，洗一節吃一節罷了。

周 叔叔不想換個生意？

奎 對呀，大璋，這真是知心之談，我就是這麼想——

周 怎麼想？

奎 想做做生意去。我聽說你那飯盃兒砸了，所以來找你合股子。

（周傲然微笑）

奎 當然你是有別的好飯盃呢！可是不要緊，咱們這個就算個副業，我們店裏人都做——

周 做什麼呢？

奎 什麼都行，你只要本錢，不論買下些什麼，床底下，桌子底下，堆牠幾天，再賣出去，總會賺錢。咱們倆合了股子，就可以進貨去。

周 好是好啊，可是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

奎 大璋你放了心，錢是穩賺的。我告訴你啊，現在我知道一注便宜貨，比市面上便宜三成，咱們要買下來啊，過幾天就是個對本對利。

周 那好極了。

奎 是啊，咱們就去定下來，七萬六，先付一半。

周 可是，叔叔，我有言在先，我手邊兒沒現款。

奎 那裏的話。大璋，你也太心細了，我告訴你穩賺。

周 那末，叔叔你先付了你份裏的那一半兒，等賣了以後，再在我賺的份裏扣下那一半兒。

奎 哈哈大璋，好算盤，你這發財的姪兒還來占窮叔叔的便宜！我有了那一半的本錢，還來合你麼！

周 叔叔總是有本錢，才想做生意啊！

奎 大璋，別說笑話，我知道你手裏寬著呢，所以來找你。

周 不瞞你叔叔說，我窮得一個子兒都沒有——

奎 大璋，這真是發財人的話了。越發財越裝窮了——這樣——你拿出七萬六的一半兒，等賺了錢咱們四六份兒——你多一份兒利錢——你不在乎呀，咱們一家骨肉，總得幫幫忙，就是你小時候沒了爹，做叔叔的怎麼招呼你來！

周母 （正在爐旁收拾什物——大聲） 這倒我要說了。大璋沒靠上叔叔什麼，從唸小學起，都是我們娘

家照應的，雖然沒有讀出什麼學堂憑據來，也是他心大膽大，問舅舅借了錢，到外國去洗了個澡，鍍了個金身回來。能幹兒子是我生的，我養的，沒沾了周家什麼光！

大嫂子，別說能幹兒子，就是你這賢德媳婦也都是周家祖宗積德修來的。唉，咱們總是一家人。

周 一家人呢！我身上沒了錢，周家誰認得我。

奎 唉，大璋，逢到不如意人，別說趁心的話。我這叔叔是一輩子的不得意，沒力量照應人，不是我發了

千千萬萬的財，眼看著你挨凍受餓，不認得你。

周 我要發了千千萬萬的財，三千五千，算什麼！不用叔叔來借，我還送上門呢！

奎 不是問你借，不過跟你合個股子。就算是借，也是要加了利還你的。

周 噯，叔叔賺錢生意，我還不想做麼！實在是手邊兒一個錢沒有。

周母 (大聲) 豆腐青菜買不起，吃點兒鹹湯麵格荅。

奎 那是大嫂子會當家——嚇，大璋，有錢人誰把錢帶在身上麼！不過是周轉得靈通罷了。

周 唉，我要周轉得靈通，還住在這個小洞裏麼！背了一身債，到處受人氣。保險公司要辭退了我，我們

就得餓起來了，還有什麼本錢做生意呢？

周母 (慌) 啊呀，大璋，那麼，那個什麼廠的襄理的事呢？

奎 大璋做了什麼廠的襄理了？

周 什麼廠就和咱們的股子一樣，還沒個著落呢。

奎 大璋（搖頭不信）原來你在做襄理！我是知道你好著呢！那一點小小數目，就那麼爲難。

周 笑話，叔叔，廠還不知在那兒，做什麼襄理。

奎 哈哈，大嫂子，你聽聽，襄理都有了，廠還沒有，哄誰！

周母 廠是自然有的，等大璋還清了債，自然要幫你忙的。

周 叔叔別跟娘攪，她弄不清楚。

周母 怎麼我弄不清楚！不是你自己說的？做了襄理了。上萬塊錢一月——

周 可是我說事情還沒成功呢，股子沒有。我預備拉張祥甫，張祥甫又是個精明鬼——這事情早吹了。（對母）我不是對你說這事成不成我不在乎麼？

周母 那麼，還有那銀行的總經理呢？

奎 哦，總經理呢！

周 娘，你別胡攪，那兒來什麼總經理，我又沒去做。

周母 呀，就是那個要你做女婿的董事長叫你做的——

周 我不是說我不要那小姐，我不去做麼？

奎 曄，大璋（點頭不勝艷羨）一個人到底是要到外國去跑一趟，回來現現成成的襄理啊，總經理啊，還

有董事長把小姐送給他啊——

周母 還有張家的小姐呢！脾氣好，相貌好——賠嫁的田地房屋，金珠寶貝，不知多多少——

周 嚶，娘——

周母 我總沒攪錯了。

奎 大璋何必瞞得那麼緊。享了現成福氣，也讓別人沾點兒，散散福。祖宗的積德，給你一個人估盡了，也不要眼睛裏沒了自己一家人，祖宗心裏也不答應。

周 祖宗！祖宗！我享了祖宗什麼現成福氣？人家是生出來就是供在千萬人上面的，我是一步一步爬都爬不上。明知人家瞧不起我，人家討厭我，人家猜疑我；我得厚著臉向上爬啊！現成福氣呢，人家祖上做大官，咱們祖宗是什麼？就出了一個書辦大老爺！人家田地房產，咱們呢？頭頂上沒一片瓦，腳底下沒一方土——福氣呢！我從小到大享過什麼福氣，我是仰著頭在地下爬的。讓人家唾，讓人家踹，成功了看人家鼻子裏出氣，失敗了看人家笑。

奎 何必牢騷呢，到現在不是苦盡甘來，出了頭了。

周 出頭了，那容易！人家是現成的中學大學碩士博士，我是借了錢坐一趟大船，外國頂便宜的地方混上半年六個月，別說碩士博士，就是中學文憑都是借來的，我靠了誰享了現成福氣了！只有現成的笑，罵——

奎 嘻嘻，大璋太謙了！笑你罵你，還把女兒送給你呢！大嫂不是麼？

周母 那倒是——人人都服他的，都知道他將來大雷大閃的幹大事呢！這個女婿是家家搶的。

奎 那麼大嫂子，你們就要喜事臨門了？

周母 可不是——說起我倒又要上心事了，這屋子還得收拾收拾呢！……又沒錢——我告訴你，大璋沒錢是真的——慢慢兒錢是會有的——有了自然不忘了你叔叔——

奎 大嫂說得好，真要這幾天手裏不方便，收拾房子的泥水匠人，我倒認得，叫他們先來做，你們慢慢兒還錢——新娘子過了門，別忘了我這窮叔叔就是了。

周母 那裏的話，叔叔總是叔叔。

周 (忿忿) 叔叔不用忙，新娘子也不過門的，我也沒錢收拾什麼屋子。

奎 新娘子不過門？

周 人家寶貝女兒不出門兒的。

奎 那麼那些嫁粧也不帶過來了。

周 房子地皮怎麼帶呀。

奎 她不過來，你呢？到女家去住？

周 管我麼。

奎 你娘呢？也帶到女家去！

周母（大聲）那是我死也不去的，只有媳婦兒到婆家來，沒聽見過什麼婆婆上媳婦兒家去的。

周 娘鬧什麼，沒叫你去呀。

奎 你娘還是住這兒！

周 自然住這兒。

周母 你呢？

奎 他不到女家去，郎在東，姐在西，也能成親麼？

周 事情遠著呢，忙什麼！

周母 噯，大璋！這個事情得講講明白呢！到媳婦兒家去當婆婆，我是不去的。

周 你放了心，決不叫你去。

奎 大嫂子，你聽明白了麼？叫你住在這兒，靠女兒，你兒子出去養給人家做女婿，可是不是？

周母 那可，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答應。我守了這一世的寡，養得你這麼大，好容易菓子熟了，有收

成了，你倒飛出了老窠，不理我了。

周 娘，這是那兒來的話，事情遠著呢！

周母 遠著，遠著，我可做事要乘早——我一頭撞到張家去，先跟他們講講清楚——（整衣梳頭抹臉，

作欲出門狀，向門外高聲）大妹，大妹，你來。

周 娘幹嗎？

周母 我到張家去。

周 （笑）張家在那兒？

周母 你說我不知道哪！你妹妹看見過你從張家出來，她知道——（向外）大妹。

周 娘可瘋了，你去幹嗎——

周母 乘早，跟他們講個明白，別一頓中飯一頓晚飯的把我兒子絆住了腿，釣魚似的把個小姐來釣了我的兒子去。沒那麼便宜的事，能幹兒子我生的，福氣我享的。（周妹上）

周妹 娘叫我？哦，叔叔在這兒。

周 大妹，你說呢，叔叔好好兒的把娘挑瘋了，我沒錢借給他，叔叔不該離間我們母子。
奎 嚇，嚇，嚇，大璋！這是什麼話，你們娘兒子吵架，怎麼把我來踹腳。

周母 （大聲）大妹，你聽聽，大璋要扔了我到別人家做女婿去了。

周 那是叔叔說的。

周妹 啊呀，大哥，你是拿我那戒指送了人了！

周母 那就更好了！你們新法子，送個戒指就算夫妻的了，你過好日子去吧，把娘扔給妹妹了。

周妹 大哥，那可不成哪！不是我做女兒的不肯養娘，這多少年來，娘一直在我這兒，叫我朝朝夜夜聽婆婆罵人，這日子可不好過呢！

周母 (哭) 我這條老命也不用活著了，女兒也嫌我，兒子也多我，我去問張家小姐要一程頭髮絲兒來上了吊吧！

周妹 我並沒有嫌啊。

周 這都是那兒來的話——

奎 大嫂子，這時候了，到張家去不方便。明天後天，慢慢兒再說。大章大妹，都不會虧待你——大妹——來，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周母 大妹別走，我想來想去，我不放心，咱們立刻去——

周妹 那兒去？

周母 陪我到張家去，你認得——

周妹 這時候，張家去？我才不去丟臉——叔叔來，咱們下面去喝杯茶吧。(與叔同下)

周 娘！怎麼好好兒的聽叔叔挑撥，我會扔了你麼？

周母 我越想越對了，闖人家小姐，怎麼肯嫁到咱們家來，自然是把你贅過去。

周 你不放心，我就不娶她，我告訴你還沒看中她呢。

周母 一個年輕輕的小姐，裝得花朵兒似的，朝朝夜夜的迷住你，早晚是要看中的。

周 那麼，我就不到張家去了！

周母 誰叫你不，我又不是不中意那小姐，我就是要跟她們家說說明白！

周 娘，你放心，我一定說去。

周母 (搖頭) 我肚子裏的話，你們誰都不會說，非得我自己去——你不用哄我看中看中——我不信的。

周 好好，我替你查查曆本挑個好日子。

周母 不用，明天好日子，我知道。

周 娘，我明天替你買一雙新鞋新襪子。

周母 (低頭端詳足上破鞋，嘆) 這鞋倒是見不得親家面了，你明天可別忘了哦，我先問大妹要了地名來。(忙忙下)

周 (擊桌子) 完了，這事情又吹了！(搖頭，半嚮) 除非得趕快，趕快，明天不成功就完了。唉！

——幕——

此
页
空
白

第
三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第一幕，張祥甫家客堂，婉如站電話機旁，取電話聽筒，又放下。

婉 (恨恨) 大璋！叫你告訴我電話號碼，總不肯，有話怎麼跟你說！(對聽筒) 叫破了我的嗓子他也聽

不見，這是一隻聾子的耳朵。(捧聽筒，望窗外，看手錶)

(馮光祖上)

婉 光祖哥，你都回來了。

馮 早著呢，就在等人了？

婉 等人呢！我恨死了，——要說話，沒地方說。

馮 沒理由那麼急呀，等來了再說不遲。

婉 就是要叫他別來呀！爹在搗蛋呢，沒出門兒，他今天不出去。

馮 昨天誰叫你隔著玻璃做戲呀！

婉 剛才一個電話一定是大璋的，爹接了去。

馮 啊，大不了今兒一天不見面。

婉 可是我有話跟他說呢。

馮 就好得那麼程度。

婉 自然好囉！只可以你跟人家好！

馮 (窘笑) 哎——你跟我不—— 嗯，婉如，既然你自己承認了，我有一句話問你，得老實告訴我。

婉 告訴你，不在乎，問呀。

馮 (坐) 我說，嗯——你跟周大璋，到底好到怎麼樣兒程度了？

婉 你看呢？

馮 你——你預備挑選他麼？

婉 (大笑，舉示戒指) 看看，這是什麼！

馮 他給你的？——手牽著手的戒指——這就算訂婚麼？

婉 隨你算不算，他給我玩兒的。

馮 他給你的時候，沒表示意思麼？

婉 表示什麼意思？

馮 表示他——他——他愛你——

婉 (笑) 傻子(笑不可抑)

馮 我的意思是——他就算是問你求婚的了？——他有這意思麼？（婉如痴笑）婉如，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婉 是麼？

馮 你媽媽知道麼？

婉 自然知道。

馮 我說呀，婉如，到了這個程度，就應當細細研究一下了——就是說呀——周大璋，他是不是真心在愛你。

婉 （拂然）除了你，誰還有真心！

馮 唉，唉，——我不是得罪他——我的意思是——他心上還有沒有別人？

婉 別人都是三心兩意的！

馮 自然，你有把握，就不錯了。因為——因為我——啊——

婉 你怎麼？

馮 我一向覺得，好像周大璋很看中燕華。

婉 （笑）你真是翻了十萬八千里的大筋斗來吃這醋！燕華姐自然哪，只有你的心上人是天下第一，誰都看中她呢！

馮 我不過問問你。

婉 放了你的心！你的燕華對不起，人家眼睛裏就沒看見。

馮 啊，那麼婉如，你再老實告訴我——

婉 問了我半天，原來就因為怕人家看中了你的燕華！再叫我老實說什麼？

馮 你說——燕華有一點兒看中周大璋麼？

婉 燕華又不是傻子，她明知大璋不在愛她——

馮 啊——

婉 這可放心了。

馮 也無所謂放心，就是她心上沒有別人，她心上也沒有我。

婉 何必那麼喪氣。

馮 婉如，你說我有一線希望麼？

婉 怎麼會沒希望，她背後總說你好。

馮 (驚喜) 真的麼？

(張太太上)

張太太 是你們倆在商量什麼呢？

婉 光祖哥在探我燕華姐愛他不愛——（馮雪甚）

張太太（笑）這可不是自己腿上癢，去抓別人爲什麼不問她本人？婉如，你也糊塗。有你這樣坐在這兒細商量，還不如乖乖巧巧的走遠些，哄燕華來，讓他自己問去。

婉 燕華姐店裏沒放工呢。

張太太 她頭痛，早回來——

婉（起）我哄她來——光祖哥，你放心啊，我一定走得遠遠的，決不來偷看你們！

馮 婉如，別胡鬧，我——我沒預備——

婉 那幾句話，你心裏早滾得爛熟了。（笑下）

張太太 預備什麼呀，又不叫你演講，又不是上課教書——不是我說你，光祖，做了一個大男人，見了女人一句響話不會說，這樣拘拘謹謹的，叫誰看中你。燕華什麼了不得，要你護花仙子似的守著她，自己不敢開口要，又怕別人採了去。（笑）看你這付爲難樣兒！我也走了——（回頭）大著膽子說——她還有什麼不肯的——（欲下）

馮 唉——我——我——

張太太（笑）（仿馮）「我——我——」我有事呢。（下）

馮（來回踱步，撓手，一無辦法——掠頭髮，整衣裳，拉領結，坐立不安——燕華兩手抵太陽堂，鬍眉上）

燕 三嬸呢？

馮 燕華，頭痛麼？

燕 還好，不是她在這兒叫我？

馮 她叫你到這兒來坐坐，別悶在房裏。

燕 (冷笑) 難爲她體貼周到。(坐馮爲搬小凳攔脚)

馮 不發燒麼？(燕搖頭)(馮倒開水)喝一口。(燕就馮手喝水)再要麼？(燕搖頭)(馮將水杯放沙發旁小几上)

坐燕旁，燕歛首椅背，瞑目不語)好一點兒麼？

燕 謝謝你。(微笑)好多了。(閉目)

馮 燕華(燕張目)

馮 啊——嗯——哦——好一點兒了麼？

燕 (微笑)又好一點兒了。

馮 啊，燕華——

燕 嗯？

馮 啊——啊——

燕 (張目，故作驚訝)幹嗎？

馮 我——我——（起踱方步）你——你——好一點兒麼？

燕（笑）又好一點兒了——

馮（毅然坐燕旁）燕華，我想跟你談一件事。

燕（稍稍挨近，柔聲）多大的事，那麼認真——

馮 當然，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這是很小很小的事。不過，對於那二二個人，是關於切身幸福的，不能不細細討論一下——

燕（微笑，坐稍遠）請說呢——

馮 你不頭痛了？

燕 還沒有呢——

馮 很好，那麼我把意思理得清楚些，一共分五點：第一點哪——就是說啊——根本這個問題，值得不值得討論。從前的小姐們，一提到男女婚姻問題，就要覺得不好意思，所以許多很重要的問題，都糊裏糊塗的讓人家包辦去了。

燕 所以當然是值得討論的。

馮 並且是當前急需研究的——那麼就要說到第二點了，就是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說，現在要研究的，是個什麼問題呢——

燕 咽？

馮 現在有許多人啊，主張獨身主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說，一個人究竟應當不應當結婚呢？結婚是一件好事情呢，壞事情呢？

燕 咽？

馮 當然是很顯明的。——不用難爲情——無論男人女人，都需要結婚——

燕 得了，我就不需要結婚，我看中了一個男人呀，跟他就跑。

馮 (窘急) 燕華，我們這是討論真正的事情——我沒說完呢——剛才不是說的第二點——我就

先把一個大綱說完了再細細討論吧——第三點是說爲什麼我還不結婚呢？這裏面有幾個理由，我慢慢兒告訴你聽——第四點是說，現在可以結婚了麼？這下面包括兩項，一項是從你的觀點說——一項是從我的觀點說——第五點就是把這兩項合攏——就是說——

燕 就是說我應該嫁給你了！

馮 噯，燕華，我從來沒敢說過這句話。我一向覺得——這個——這個——愛這件東西啊，是頂奇妙

的東西，應當慢慢兒培養牠，絕對不能勉強製造。所以我耐心等著你，一年兩年三年以至於五年六年，就是要牠自然滋長發達。這就要回到我們第三點去了——

燕 (站起) 不必了。你爲什麼不結婚，那是你的事。你現在可以結婚麼？也是你的事。我現在可以結

——(忿忿下)
 婚麼？我不用你管！結論是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我心裏也沒有那個奇妙的東西，叫我嫁給你

馮 燕華——唉——我又是怎麼得罪了她——啊！女人——女人——這是一部神祕的書——

燕 (翻身復上) 我要嫁給你呀——除非是我這女店員兒，羨慕做大學生——沒福氣在講堂上聽講，特爲要來從你私家補習。(下)

馮 (張口愕然久之) 這這這——簡直是個混賬女孩子——簡直是狠——毒——她破船上壓石頭——還怕沉不下我——她——她——我要再看不破她，我就不是人！(坐沙發上抹汗漬漬)(燕又

上) 還有什麼話麼？

燕 (欲前不前，怯怯然立門側) 光祖哥，我請你饒恕。

馮 (不耐) 什麼？

燕 我來陪罪——

馮 陪罪？我不懂我怎麼得罪了你。

燕 我對你陪罪——是我一時不知怎麼的，對你那麼無禮。

馮 (默然)

燕 我根本不應該那樣——

馮（嘆）那是我該得的——

燕 我當初——我下來的時候，滿心預備來答應你的。

馮（茫然）答應我？

燕 我知道你意思，我預備來答應你的——

馮（驚喜起立）燕華你是故意叫我先吃些苦的，再給我甜的！

燕（退一步）並不是——我是誠心來向你賠罪。

馮（拉燕）還有什麼罪可賠燕華，只要你答應我，我每天任憑你打，任憑你罵，我也甘心，我也情願。光祖哥，我實在是不能夠，雖然我誠心預備答應你——

馮 那是爲什麼，燕華？唉，燕華，你就沒肯聽我說完第三點——

燕（怒聲）第三點！第四點！有這樣的求婚麼？

馮 就爲這個生氣？

燕 也並沒有生氣，可是（沒好氣的笑）我告訴你，不是那樣的——

馮 還有一定的方式不成！唉，燕華，你都是多看了電影兒，以爲求婚一定得裝出許多浪漫的姿態，說上許多肉麻的話。實際上，一個真心誠意的人——

燕 這話不用再說了。

馮 爲什麼呢？

燕 我不能夠——怎麼也不能夠，雖然我竭力叫自己愛你。

馮 這又奇怪了，既然是不能夠愛我——爲什麼又竭力勉強自己——

燕 那還不明白麼，我應該愛你——這多少年來，除了你，有誰顧憐我？我爹娶了後娘，心上早沒了我。

馮 三嬸三叔，也不怎麼理會我，只有你，關心我，幫我，管我，我就不知道感激麼？

燕 可是燕華，感激不就是愛，我絕對不贊成一個女人爲了感激而犧牲自己。

馮 我現在想想，爲了感激，爲了報答你，我就應該不嫁給你——我這脾氣，我自己還不知道麼——

誰要娶了我，就夠他受的！

馮 哎，燕華，你是爆仗脾氣。

燕 一點兒一錯，我就是個大爆仗，心裏埋著火藥，裹在這一層層粗厚厚的紙裏面悶得慌，只等火

藥點上，砰！拍！讓我裂開，讓我飛起來，讓我身子燒成一片片兒冷灰，我才輕鬆了，暢快了。

馮 我就愛你那樣——

燕 你受不了我，我要虐待你，糟塌你，欺負你，你越好，我越要搓揉得你苦——我不是你的好太太

——要單爲我自己著想，嫁了你還不好麼！可是我不能——我不能愛你——

馮 因爲你愛別人！

（燕默然）

馮 燕華，我一向知道的，我不如周大璋。

（燕默然）

馮 可是燕華，你可知道——婉如告訴我，他們已經等於訂了婚了。

燕 我早就知道。

馮 知道了，就應該束住自己的感情了，別讓黃河之水決了口。

燕 我向來是決了口的水，管不住自己。我願意愛你，我不能。我不願意愛他，我也不能。經過了方才的事——我越發知道，我這決了口的水怎麼也束不住。周大璋是我的，我非嫁他不可。

馮 我很同情你，我決不埋怨你——可是——我這是放開了自己說話——他們畢竟是成功的一對了，姑夫目前不答應，他拗不過婉如，早晚是要答應的。你不能走到他們中間去了。

（冷笑）爲什麼不能！爲什麼不能！

馮 你不應該。

燕 爲什麼不應該！應該婉如做嬌嬌的小姐，應該我是辛苦勞碌的工人，應該婉如享盡人間所有的福氣，應該我什麼都沒份兒！捧著她，湊著她！我什麼地方不如她，什麼地方不如她！

馮 燕華，你比她聰明，比她好看。

燕 那有什麼用！這個世界是她的。她有爹媽寶貝，我只有人糟塌我。她要什麼有什麼，我要什麼沒什麼。她可以不在乎有錢沒錢，我爲了幾個小錢，得把自己的性命割了一塊塊出賣。不是麼？一生不

過幾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生命分成一天天賣給店裏了。我還有什麼？聰明什麼用？好看什麼用？不用聰明。人家也說她聰明，不用好看，人家也說她好看。非但聰明好看，她脾氣還好呢，她心腸還好呢，她氣量還大呢！像我這小心眼兒，妬忌人，應該！應該！地獄裏的火，都在我心裏燒呢！

馮 嚶，燕華，細細想一想，當然也覺得不平，所以這世界上要有哲學，要有宗教——所以——誰問你所以，我問你爲什麼！爲什麼！（頓脚）

馮 這個——這個——燕華，怎麼對我發脾氣呢！

燕 是要對你發脾氣。你是天之驕子，我就妬忌你。你不是天之驕子，我也恨你——你就糊裏糊塗的，日子過得那麼樂！

馮 燕華，你這話說得太偏激了。你安知我心上是苦是樂。我臉上平平靜靜，知道我心上是個什麼境地。（嘆）不能都像你，炸彈似的，一碰就炸起來。

燕 好修養！

馮 你氣死也沒用啊！唯一的辦法，是把自己看得和別人一樣輕重。犯不著爲小小一個自己，白操許多心。天的眼睛裏，誰和誰都一樣不在乎！能這樣看自己，你也就沒什麼怨恨妬忌的了！

燕 我爲什麼！天欺負我，我就得格外多照應些自己。天不愛我，我也就不愛自己！只應該婉如有好丈夫，闊丈夫，只應該她的丈夫能幹，他的丈夫漂亮。

（馮嘆，起踱步）

燕 光祖哥，我請你原諒，不是我看不起你。

馮 也不要緊。

燕 不過我——我——

馮 你愛他闊，愛他漂亮，能幹——

燕 那當然，什麼叫沒條件的愛情，我不信。

馮 （嘆）那麼，我是永遠沒有希望的了。

燕 （笑）何必說這怪可笑的話。我早說過，我不是你的好太太，天下女人多得是，就說沒希望。

馮 （嘆）燕華，我沒知道你是這樣的。（嘆）可是我不明白，你到底預備怎麼樣兒嫁給周大璋呢？

燕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要做的事，我一定做到。早些，晚些——

（馮搖頭，嘆）

燕 不是那麼困難。大璋，他愛我。我知道他愛我——

馮 我只能希望你成功吧。

燕 不用你希望，你幫我一點兒小忙——

馮 我能幫什麼忙？

燕 你不是要回蘇州去，吃你堂妹的喜酒麼？

馮 我明後天去。

燕 你今天就走——

馮 (點頭) 叫我讓開些——當然可以。

燕 你帶了婉如走。

馮 這不是我的事——她說過不去。

燕 可是，我知道一個消息，她要跟著周大璋跑了，那是不是你的事？

馮 胡鬧，我告訴姑夫去——

燕 不用告訴，你今天帶了她走。

馮 她又不是小孩子，肯讓我帶。

燕 對三叔說去，三叔正在干涉她和大璋呢——噓！三叔來了——

(張祥甫拖鞋上)

詳 (站門口) 婉如！

燕 是我，三叔叔。(祥入內)

馮 姑夫。

祥 哈哈！——我說是周大璋來了呢！(欲下)

燕 三叔叔，光祖哥才在問你醒了沒有，他說今天就到蘇州去，想問問婉如妹妹去不去蘇州玩兒。

祥 今天走得趕快了！

馮 我想帶婉如外婆家去住幾天。

祥 (擊桌子) 那還不好麼！立刻就叫她走啊！就沒早些想到我對她說去婉如呢！婉如——婉如！(下)

燕 看，不是！

馮 婉如一定不肯。

燕 她不敢不肯——你還應該說他們寫信來請三嬸同去。

馮 他們沒有——我不能說謊。

燕 你不是說謊——你是替他們想得周到呀——可是，也不要緊，三嬸不會反對，

馮 (搖頭嘆) 這事我不管，誰跟我蘇州去，就同去。我不勉強誰，也不幫誰。我也不希望什麼，我聽天安

排罷了——燕華，我得收拾些東西去。(下)

(燕看錶，看窗外，立門口，隱約聞樓上祥甫聲——「看看新娘子去——買點兒蘇州糖食回來——快——我

送你們去——)

(移時婉急跑上)

婉 怎麼辦呢？燕華姐！爹逼著我立刻到蘇州去。

燕 好天氣，正可以去玩兒呀！

婉 嚶——可是——

燕 可是一個人兒不能同去！叫他跟著一同去，多好。

婉 你看，燕華姐，恨死我了，等會兒大璋一定要來的。也許立刻就來了，偏又不能跟他說——

燕 留個條子給他，也請他蘇州吃喜酒去。

婉 (喜) 你說他肯去麼？(找紙筆寫，撕，又寫——) 我不知道怎麼說呢。

祥 (外) 婉如，婉如——

婉 (向外) 來了，來了，(向燕) 急死我了，(撕信) 怎麼寫呢？

燕 就少說兩句。

祥 (外) 婉如。

張太太 (外) 婉如——你還有兩雙新的絲襪子呢。

婉 (向外) 來了，我來了！(撕信) 燕華姐，你替我說了吧——叫他蘇州來——一定來！

燕 我說有什麼用。他不信呢。沒頭沒腦的叫他蘇州去。

婉 那怎麼辦？

燕 得給他一點兒信物。

婉 什麼信物呢？

祥 (外) 婉如，婉如！

婉 來了，爹——燕華姐——怎麼辦呢？

燕 (戒指笑) 就煩這雙手替你拉他蘇州去呀！

婉 (喜笑) 你這壞東西就想得到！(脫戒指交燕) 你給他，就說——啊，你替我說吧。

(張祥甫上)

祥 婉如，叫你換衣裳去。

婉 不換了。

祥 那麼，就走了。東西，媽媽都替你收拾整齊了。(高聲) 光祖！

(馮光祖提小箱上，太太提小箱隨上)

張太太 婉如，——別忘了，過老大房買點兒東西，我已經告訴你爹了。

祥 知道了，知道了，還要說多少遍——

張太太 光祖，到了蘇州，替我都候候，替你六爺道喜——叫他們上海來玩兒——

祥（頓脚）我總不懂你們這些女人，臨時出門，說話還要結總賬，——來玩兒啊，候候啊！早說了都不

算的，一定要拖在尾巴上。走走，走走，走了——

婉（情推燕）別忘了。

燕 忘不了！

（衆鬨然下）（張太太與燕復上）

張太太 燕華，剩了咱們兩人了——打電話約人來打牌吧——

燕 呀！我忘了，好像是婉如說的——是王太太要請你去打牌麼——還是陳太太——請你就去

呢——

張太太 一定是王太太，她是坐山的老虎不出門的——我去了，你就一個人了。

燕 我看家——

張太太 那麼，晚飯我不會回來，三叔也不會回來——廚房裏留心常去看看。（下）

（外）我就走了。

燕 知道——（側耳聽張太太出門，看手錶——）都走完了讓我（高聲）劉順，周大璋先生來，請他坐一

坐——（看窗外）（急急下）

（周大璋上）

周 （坐下，自言自語）都出去了——（翻閱畫報）

（燕盛裝上，欲出門狀）

燕 啊呀，周大璋先生！

周 燕華。

燕 真不巧——都出門兒了。

周 燕華，那麼美那兒去？

燕 對不起，周先生，我有點兒小事，不能奉陪——

周 他們就回來麼？

燕 回來！不見得吧。

周 那兒去的？

燕 三叔三嬸送婉如和光祖到蘇州去了。

周 蘇州去？婉如和光祖——幹嗎？

燕 （很神祕的笑）不知道……

周 張先生張太太也去了？

燕 他們倆是去了就要回來的——

周 啊！(沉思)

燕 真的——婉如請你到蘇州吃喜酒去，還有一件事情呢，差點兒忘了。有一件東西，叫我交給你。

(翻手提包，取出一紙包投周)

周 (拆紙包，見戒指，愕然) 她沒別的話麼？

燕 (惡笑) 她請你蘇州去玩兒——去吃喜酒！

周 你怎麼不去？

燕 沒請我——

周 怎麼不請你？

燕 沒告訴我什麼緣故！

(周默然，玩弄戒指)

燕 一個訂婚戒指啊！還你的叫牠替自己說話的！

周 (強笑) 她拿去玩兒的——

燕 (惡笑) 看你那樣兒！那麼失望，好像是你的未婚妻給人家搶掉了似的。

周 (強笑) 你說我失望！哈哈，是你的未婚夫給人搶了我還失望！

燕 我沒有未婚夫。

周 我也沒有未婚妻。

燕 你有未婚妻，就派我有未婚夫！

周 我知道你沒有未婚夫，就自幸我沒有未婚妻！

燕 (冷笑) 自幸！周博士落了空了，大家快來搶他！

周 燕華，是你落空了，我來搶你。(拉燕手)

燕 (揮手冷笑) 對不起，周先生，我還有一個約，失陪了。

周 燕華，不準走。(拉燕) 告訴我，你有什麼約，我不讓你走。

燕 (笑) 看我的律師去，看我的財產經紀人去，再到銀行保管箱裏拿東西去！

周 燕華，你看誰去？

燕 我說了。

周 你在胡說。

燕 當然哪，是胡說，要是真的話，大璋會把我派給馮光祖麼！

周 燕華，你太看輕了我。我的愛，是一斤一兩稱著賣的麼？你明知我愛的只有你，我所以退步，不

過是爲了你的幸福。可是我忍不住還是要到這兒來，不能看見你，也能夠偶然聽見你，時刻覺到

你——這是多矛盾多可憐的心思——我還有自尊心，怕人家笑——我得借一個名目——算是看看婉如。婉如！沒腦袋的一頭小兔子罷了！她是金子鑲的，她就能跟燕華比！我就能給她買了去燕華，除非是爲了你的好，我甘心退讓——我周大璋從沒有對我的環境低過頭——除非是因爲你，你不肯支撐我。

燕 大璋，你也要誰支撐！

周 我有時候累得撐不起——我夢想要一個軟軟的胸口，能夠讓我埋下臉去，讓我任情的哭哭笑笑——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硬殼的空管子，外面雖然是一層硬硬的殼，裏面都是空的，餓著要點兒軟的東西填進去，填滿牠（樓燕）讓我在你面前，做一個頂沒用頂可憐的東西，只要加進你一點兒同情，我的柔軟，我的脆弱，立刻會凝固得鐵一樣硬，燕華，你是我的。（吻燕）

燕 （半推，柔聲）大璋。

周 永遠永遠是我的，（爲燕戴戒指）既然你叫牠訂婚戒指，這就是你的。（吻燕手）

燕 （枕周肩）可是大璋——（弄戒指）（嘆）明後天我的爹也許要來上海，要逼我回去，也許有原因——你知道我不願意回去。

周 咱們結了婚渡蜜月去！

燕 大璋也想結婚麼？他不是知道我是個傻女孩子，在跟我玩兒麼？

周 燕華——摸我的心，我是跟你玩兒！

燕 可是，就那麼容易，明天就結婚！

周 除非你怕，你不敢！

燕 我怕什麼！我要怎麼，我非做到不可。

周 那麼燕華，咱們今兒晚車到杭州去。

燕 杭州去？

周 遊西湖去！

燕 啊！

周 咱們立刻就走！

燕 你認真說走就走？什麼都不預備？

周 都在我身上。你帶了你的東西，到車站去，我到那兒會你。

燕 就是下一班車？

周 機會難得，燕華，錯過就沒有了！現錢有多少，帶著。

燕 自然。

周 我立刻回去籌備一切事情——燕華，你知道我心跳得多快——

燕 那我也立刻收拾東西到車站等你。

周 對了。

燕 那你快走吧——一會兒再見——

(挽周同下)(移時又上)這是真的麼?啊,謝天,有志者,事竟成!

——幕——

此
页
空
白

第
四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第一幕。張太太結絨線，婉如繡沙袋上吃蘇州糖食，几上糖食罐瓜子殼等——

張太太 其實，你們沒多帶幾罐兒蘇州的輕松糖——

婉 車上那麼擠，怎麼帶——（吃糖其——移時——）我說，媽媽——燕華姐一定是跟大璋跑的。光祖

哥說一定是的。

張太太 咱們也不知道，管他們！

婉 我也不氣，我看清楚了。

張太太 氣牠幹嗎，犯不著。

婉 我不在乎！我愛我身上的影子，也不就是他！我現在想想，他一向是存著壞心，想騙我——（吃糖）

什麼呀，譬如水澆在石頭上，我這水也流了，他那石頭也乾了，誰都不在乎誰！

張太太 想都別想——只有你爹，要他那麼忙，登報啊，寫信啊，你看燕華自己的爹得了信，回音都沒有。

（外爭吵聲，周大璋母大聲「我偏進來」——與劉順相扭上）

周母 你不是閻王老爺的看門小鬼，你擋不住我，這兒是姓張，我就問你們姓張的要人。

張太太 你找誰？

周母 我找姓張的！

張太太 有話好好兒說，劉順你放她。

劉順 她找周大璋，我說周先生沒來，我們這兒姓張。

周母 姓張就不錯了！我就問你們姓張的要。

張太太 要什麼？

周母 你們好便宜呀，養了一個毛丫頭，就想把我的兒子都拐走了，我們周家十八代祖宗行好積德，修來的子孫，倒送給你們張家現成受用去！

婉 你是大璋的誰？

周母 哦，你是大璋的誰！倒也叫他大璋！這就別想賴了。大璋不藏在你們這兒，我就不算人。（扭婉）不還我大璋，我就跟你拚了這條老命。

婉 （掙扎）幹嗎呀？這老太婆瘋了。

（劉順上拉周母，張太太拉婉如）

周母 （對劉順）你敢，你敢！你知道我是什麼！我是年輕守寡的節婦，陽間沒有替我立節婦牌坊，這個

牌坊呀有四大金剛八大天王托在我頭上呢你敢碰我一碰

劉順 碰你媽的！叫你那牌坊塌下來！

張太太 劉順，你出去，（劉下立門外探頭望內）周老太——你姓周不是麼？——請坐坐，有話好好兒說，

婉如，叫楊媽倒碗茶來！（婉下）

周母 嚶，到底是親家太太——你是姓張啊？到底你也是唸書人家的太太，懂道理——

張太太 周老太，我看你是攪錯了，我們不認得什麼姓周的親家。

周母 啊呀，親家太太，這話就不能四四方方的講了。講規矩呢，新親，沒喝過會親酒，也好意思找上門來麼？可是講情理呢，我們到底是男家，男比女大，陽比陰貴，倒叫你們女家壓沒了我們男家，這是皇帝也沒有這個規矩的。

（楊媽倒茶上，旁立呆看，婉如遠遠的站着看）

張太太 可是，周老太，我就只一個女兒，還在唸書呢，並沒有出嫁——

周母 就是這個小姐？長得倒也不錯，觀音似的臉兒——也配得過我們大璋了。可是，你們小姐不出嫁，總不成叫我的兒子出嫁啊！我是爲了這件事，發了幾晚的愁，早想過來說說——不是麼，親家太太，現在時行的，沒過門的媳婦兒，就跟兒子見面說話，那麼，沒會過親的親家，見見面，說說話，咱們老臉皮兒，還怕羞麼——（笑）我就爲腳上這一雙鞋兒，頭上開了花兒，怕親家看見笑話——

說等等吧，叫大璋替我買雙新鞋——誰知他——唉，真是說來氣人，男心也向了外，怕我攔他，一聲不響的，自己費了過來了。

張太太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啊！

周母 這事瞞不過我，我的金壓髮，金如意，還有一隻絞金絲的鐲子——還是我哥哥替我贖回來的，都叫他拿走了。寫個條兒，說是拿去娶親用的。

張太太 你的兒子，就是周大璋？

周母 噯！總不成連我這娘都不認呀！你女婿怎麼能幹，怎麼神氣，還是從我這肚腸子裏爬出來的呀！

張太太 啊，周大璋的娘——

周母 親家太太，咱們稱呼也客氣點兒，我倒親家太太長，親家太太短——

張太太 可是周大璋跟我們沒什麼親呀！

周母 他明明寫了個字條兒，說是來娶親的，我不認得字，他大妹又不大認得，過了這幾天，他不回來，把我急了個半死，還是他叔叔來，看了，才知道是在這兒。

張太太 周老太，你兒子拿了你東西走了，我不知道——我們這兒他沒來——

周母 唉，親家太太，這幾件首飾，我本來留著給媳婦兒的。我一個寡婦家，千辛萬苦，養大兒子成人，不

過是指望早娶兒媳婦早抱孫子，我就算沒有白活了一輩子。我穿孝到今天，只等娶兒媳婦的好日子，讓我穿上紅裙子做婆婆，受他們雙雙一拜。親家太太，您想想——

張太太 你這老太，我告訴你，你兒子不在我們家——不信問我們門房，這四五天就沒來過——

周母 (拍桌子，頓腳) 親家太太，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你要硬賴，我就怕你不成！我們守節的寡婦，就比得半個舉人老爺——你們房子大，我兒子也不是一粒芝蔴——他就是一粒芝蔴，燒了灰我也認得！(往內高聲) 大璋，識趣的自己出來，別想躲得過你娘——(欲跑入內)

張太太 哎，你這老太婆往那兒去？

周母 找新房去。

張太太 楊媽，攔住她——

楊媽 (攔住) 你闖什麼新房！我們這兒有什麼新房！

周母 (推楊媽) 你老媽子少開口，等我告訴了你們姑爺叫你滾蛋。

張太太 這婆子瘋了，叫劉順拉他出去。

楊媽 叫警察來，趕你出去——

周母 你們敢，警察來我就告訴警察。這個理，評到天邊去，也沒有說不響的。我的兒子，叫你們藏起來了，靠你們人多，要欺負我麼？(劉順上與楊媽拉住周母左右手，強拽出門，周母坐地下放聲大哭) 我這條

命跟你們拚了吧，我還活著幹嗎！我養的兒子，叫別人享福的。這個混賬陽間是沒理可講的了，我這一頭撞死了，找閻王老爺算賬去吧！

（張祥甫上）

祥 這是怎麼回事兒？

張太太 周大璋的娘——

楊媽 來闖新房的。

劉順 我告訴他周大璋不在這兒。

祥 別鬧（向周母）你來找誰的？

周母 （急爬起）您是這兒的張老爺？

祥 你找誰？

張太太 這是周大璋的娘，來找周大璋——

周母 親家太太，您別搶在頭裏，也讓我得個空兒伸伸理——唉，親家——我是來找兒子的，就讓你們贅了我們大璋，也不能絕了我娘兒子情分，不讓見面。這多少天了，我每天心上熬油似的——

祥 那麼周大璋也跑了。跑了幾天了？

周母 唉，笑話，這四五天了，不是在你們這兒躲著麼！倒來問我！我們大璋娶你們小姐，我是千肯萬肯

的——可是總不能像皇帝家娶媳婦，把人關到深宮大院去了呀——

祥 不用說了，燕華是跟大璋跑了。嗨，我正要問你要人呢！我們的姪女兒叫你兒子拐走了，我正請了包打聽在找你的兒子呢！一會兒你的親家就從鄉下上來了，你們算賬去吧。（驅衆人）你們走開，什麼好看的。（衆退至門口）

周母 啊？——你說什麼？——

祥 我的姪女兒給你兒子拐走了，我正要問你要人呢。

周母 啊呀！啊呀！我知道什麼。

祥 別讓她跑了。劉順，堵著門，扣住她——！你說出來，周大璋躲那兒去了。

周母 阿彌陀佛！我知道了還撞到這個活地獄裏來麼？我說你們藏了我的兒子呢——沒有，大家也好好兒說話呀——

祥 你拐了我們的人，倒來訛我們。劉順，別放她走了，一會兒大老爺來了，留她回話。

周母 （急跑——劉順拉住，大叫）大璋，你害得我苦養兒子享福呢，抓個蚤子身上去抓癢！我是個苦命老太婆，抓住我幹嗎！

張太太 放她走了拉倒！

祥 不能得抓住她！周大璋在那兒，她會不知道麼？至少也可以問出一點兒線索來！一會兒燕華的爹

來要人，我怎麼交賬。

劉順 (指外) 大老爺來了。

(張元甫口啣雪茄煙上)

張元甫 好啊？三弟三嫂，嚶嚶——婉如——(婉遠遠點頭答應)

祥 大哥，叫我們好等，我們那信幾時才到的——

元 前天——大前天？——

張太太 我們天天在等您——

元 (啣煙，口音含糊) 我本來不預備來了，正好有點兒別的事——要替燕華的媽媽配些花邊，鄉下沒好的——

祥 燕華跑了——我們四處打聽——

元 跑了，就跑了——

張太太 跟一個男人跑了——

元 自然是男人，不會跟女人跑。

祥 一個騙子拐走了——

元 騙得她喜歡就好！

祥 呀，你就不追究——

元 管她什麼。女大不中留，你把她鎖起來貼上封條，她也會逃走。

祥 你就讓她去。

元 (笑，吐煙圈) 不讓就怎麼！人都走了。

張太太 (笑) 我們大哥倒看得開——

祥 既然如此，我也不管賬了！(指周母) 這是那男人的娘——你有話跟她說吧——

元 有什麼可說的——(翹脚坐大沙發上，悠然吐煙圈)

周母 (掙脫劉順) 我倒要說了，我信你們的好圈套呢！拐了我的兒子去，倒說是我兒子拐了你們的人，嚇我！嚇跑了，我，你們一家子團圓享福。就多我一個苦老太婆！我才不上這個當！我不走呢！坐到天黑，看大璋躲那兒去！

祥 好呀，我叫警察來帶你去，叫你交出兒子來。

周母 好親家——我兒子沒了，在你這兒，我問你要人。

祥 我姪女兒丟了，在你家裏，我問你要人。

元 哎，你們鬧什麼！

祥 鬧什麼！大哥，我先要跟你們鬧，女兒不管不教，出了岔子，壞我們張家小姐的牌子，你不在乎，我這兒

還有沒出嫁的閨女呢。

元 那有什麼關係，燕華是燕華，婉如是婉如。她們都是姓張人家的小姐，一個招牌子。

元 那也有什麼辦法呢！

祥 什麼辦法！開了空頭支票，趕快送款子進去，彌補虧空呀！什麼辦法！把那雙逃走的找回來呀，叫他們照規矩補行結婚禮呀！

周母 啊呀，我們大璋明明說是結親來的，他認真跟誰跑了！

祥 你倒裝糊塗裝得好，我就問你要人，你既然知道他是結親去的，你說出來，那兒去結的？

周母 不是在這兒結麼？你們哄住了他，今天吃飯，明天點心。他心上還有娘呢，他結親還告訴娘呢！我要找他出來說話，你們又攔著我——倒來磨我——問我要人——（作勢欲上樓，祥攔住——）

元（泰然）讓她看一遍去——看完了，你也上她家看一遍去，不結了！

祥 好啊。楊媽——你們擠着看什麼——帶她四處找找去，有沒有，自己張大眼睛看看清楚，回頭我到你家查人去呢——

（周母四顧，畏縮不敢上樓）

祥 去啊，找去啊！

周母 我這一個人，叫你們弄死了也容易。

張太太 這可是笑話奇談了，你自己說我們藏了你兒子，叫你找去，你又不找，這不是分明在賴人。

周母 我一個老太婆，你們那麼些人，叫你們關了起來呢！

張太太（笑）關著你幹嗎——劉順、楊媽——你們走開些，來，跟我來——

（周母見門角雞毛帚，搶持手中）

楊媽 太太，這可不成——

周母 我拿著壯壯膽，又不動手——

楊媽（取掃帚）太太您先走，我跟著——

周母 你這是幹麼？

楊媽 我也拿著不動手——

張太太 來啊！（下，周母隨下，楊媽隨後，婉隨後掩笑下）

劉順 這個檢察隊倒是沒看見過的——（下）

祥 看完了，咱們一同到她家去。

元 認真呢！去幹嗎——

祥 查查問問。

元 (悠閒地吐著煙圈兒) 何必跟那老婆子一樣見識, 天下沒有爹娘的兒女, 小時候是寄生蟲, 大了是

祥 所以就別管他們?

元 (緩緩) 那是欠他們的債——

祥 (嘆) 燕華也是可憐孩子——我早說周大璋這人不穩當。

元 (抽煙, 閒閒的) 怎麼樣一個?

祥 公司裏一個職員, 家裏有這樣一個娘——

元 嚙, 有本事騙得上燕華, 也不錯了!

祥 怕將來日子難過呢, 你預備給她多少?

元 嫁粧麼? 她那一身本事, 就是活嫁粧, 一月二三分錢的利呢。

祥 你總得給她些?

元 一個子兒也沒有。

(馮光祖上)

馮 姑夫——伯伯來了——燕華有了!

祥 有了, 在那兒?

馮 她來一封信，叫我五點鐘車站去等她。

祥 他們在那兒？

馮 叫我守祕密的。

元 哈哈，你就替她守！

祥 那她還叫你去幹嗎？（馮不答）我知道，準是要錢。哼，還說什麼？

馮 沒說什麼。

祥 沒說起周大璋麼？

馮 是他。

祥 周大璋的媽媽，這會兒在樓上找人呢！說我們藏了他兒子。

（張太太上，周母哭泣上，後隨婉等。）

張太太 別哭呀，慢慢兒找呀——

周母 （哭）大璋呀！我的大璋呢！我倒想穿了紅裙子做婆婆呢。送終兒子都沒了，活著沒依沒靠，死了

也得到三岔路口搶些冷羹飯吃——

馮 就是這位老奶奶？

祥 老奶奶，擦擦眼睛別哭了，這位先生把你兒子找回來了。

張太太 找著了？

周母 (擦淚) 大璋呢？

祥 別忙——我先問你，周老奶奶，你兒子回來了，你預備怎麼樣？

周母 叫他回去啊。

祥 你預備替你兒子媳婦兒辦喜事麼？

周母 那自然啊，我新房都預備好了，別的沒有。大紅蠟燭是早買了的，點上拜拜天地祖宗，少不了。新床上被褥，是我自己喜事裏的。

祥 好極了，你聽我說，周老奶奶，你快回家去，換上紅裙子，坐着等做婆婆吧，新郎新娘子就回來了。

張太太 真找著了？

婉 (向馮) 燕華姐有信了？

馮 (點頭) 有消息了。

周母 你說我們大璋要回來了？

祥 對了，一會兒你們大璋就回來了，帶著你兒媳婦回來了。

周母 這不是開我玩笑？

祥 你問問這位先生，他就要上車站去接了他們送回你家去。

馮 可是我怎麼接呢？他們未必預備回家去。

祥 光祖，你也是個沒用的人。先叫好了汽車，說請他們倆吃晚飯，哄上汽車，就叫車夫開到他們家去——

——嚶周老奶奶，你住那兒，說明白了地方，我們好把你兒子送回來。

周母 七馬路，雜貨舖樓上，就是大璋娘舅開的雜貨舖子，發財得很呢！一天幾千塊錢的生意呢——

祥 哎，一定發財——七馬路幾號呀？

周母 七千七百！大餅攤兒旁邊，水菓店對面。

祥 那麼你先回去等著，我們這兒太太小姐們，還要打扮打扮，再到你們家來吃喜酒。

周母 啊呀！喜酒怎麼請得起！——

祥 你放了心，我辦了送過來。

周母 嚶呀，親家，您就太客氣了。呀，那我自己也得洗洗換換呢——

張太太 (笑) 所以叫你先回去。

周母 可是我們大璋呢？

祥 這位先生去接。

周母 我跟著一同去呀！

祥 你去了，就接不回來！你兒子沒預備回家，看見你準躲了。快回去，在門口等著。光祖，你留心別走。

了燕華。周老奶奶，你看見你兒子下車，就拉他上樓。

周母 我拚了命也不讓他走了。

馮 那我就得走了。

祥 地名別忘了。光祖，這點兒事總辦得了。也是燕華的大事情，咱們得替她好好兒收場。

馮 放心，（看錶）我就走了。（下）

周母 這可是認真的了。我還得回去拾掇屋子呢，我也得跑了。

張太太 對了，趕快吧。

周母（笑）你們就來啊！現在是親戚了，不嫌我們地方小，親家老爺，親家太太，這一位親家老爺小姐，

都請過來啊！

（衆笑送出門，元甫獨翹脚輪沙發上抽煙）

張太太 嚶，好容易！我的頭都漲大了。（欲下）

祥 事情沒完呢，趕快，弄一張結婚證書，燕華的圖章，哎，婉如——做新娘子還要些什麼東西？

婉 花兒，頭紗——

祥 對了，你們預備去。

張太太 幹嗎呀——

祥 抓了他們回來，叫他們補行結婚禮呀！

婉 嘆，燕華姐嫁給他，流氓騙子！

元 (半睡呵欠) 她早已嫁了，不用你們忙了！

祥 你們就得趕快啊，還得打扮打扮啊！

張太太 我可不去，誰跟那老婆子攀親家去。

祥 這是大事情！誰說不去！

元 (懶懶) 你們去吧，我就在這兒躺躺。

祥 你是主婚人，我是證婚人。

張太太 我跟婉如不去了，弟弟們跟先生出去玩兒，還沒回來呢。

婉 媽媽，你就去去吧！我一個人不好意思去，咱們去看看，一定怪好玩兒的。

祥 去，去，去，燕華面上，就這一遭，行了禮，你們就回來得了！

婉 媽媽，咱們換什麼衣裳？(牽張太太下)

祥 (打電話) 大鴻運——要一桌酒——

此
页
空
白

第
五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第二幕。周大璋家，室內打掃清潔，掛紅結綵，點著紅蠟燭，周母穿紅裙，端坐正中，周妹盛裝戴紅花滿身，

鑽戒指，旁立爲母敷脂粉。

周母 (照鏡) 再搽紅些！我是爽快脾氣，要紅就紅到底。(嘆) 從生了你到現在，就沒有稱稱心心的打扮一下！你喜事，我不過搽了點兒粉——

周妹 行了麼？

周母 (照鏡，嘆) 哎，你看到底老了。大妹，你沒看見我做新娘子的時候，哪一搽一滴水粉團兒似的臉蛋兒，這邊兒，這邊兒(撫兩頰)紅雞子兒似的，哎，都說我是香烟牌子上的美人兒呢——(搖頭感嘆) 也沒有裝幾裝，就老了。

周妹 什麼老呀！我們老太，還當自己十八歲打扮呢，也戴了大紅花兒。

周母 她做新娘子進門，黑不黑黃不黃的臉皮子，看著就有三十多，到現在，她也就是那麼老了。咳，大妹，我吃她喜酒的時候，你沒看見呀——我梳一個光溜溜的大肥燒餅頭，這邊兒(做手式)——大朵桃紅花兒，大綠葉子——

(襖下周舅姆大聲「客來了」周舅姆引張祥甫兄弟張太太婉如上。婉如挾大小盒，捧花)

周舅姆 (盛裝戴紅花) 客來了。

周母 啊呀，啊呀，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小姐，請坐呀，我們這兒地方狹，髒死了——嫂子，你忙了！

周舅姆 那兒的話，還沒跟你道喜呢！小毛兒跟他爹找你們叔叔去了，就來的。(轉身)坐呀坐呀，大妹

倒茶——(撥凳)

張太太 你們別忙——

(周世奎上)

奎 大嫂子，大喜呀！

周母 您也喜。(手忙腳亂)你們大家坐呀，別嫌髒呀。(取抹布擦凳子)

祥 周老太，你別忙——你打扮好了，就到樓下去，門口等著，別讓你兒子跑了。

周母 我這個樣兒去站在門口，啊呀，難爲情死了！

(婉吃吃笑，張元甫早找了個頂舒服的椅子，坐下抽煙)

祥 搬個凳子，坐在門背後，聽見汽車聲音，快出來。

周母 那麼，我得下去了。我還叫我大哥幫著我抓住大璋呢——呀，大妹，你別木頭似的(指大妹)她就是你們小姐的小姑子，我的女兒，就是嫁給我娘家姪兒的——這是我們嫂子，她的婆婆——

大妹快倒茶——凳子擦擦乾淨——我都泡了鹼水擦過的——

周舅姆 嫂子，有我呢。

周母 叔叔，您也幫著做做主人，這兩位是張親家老爺，這是親家太太這是他們的大小姐。

祥 你快下去吧，我們這兒不客氣。（周母下）這就算是禮堂了，還得佈置佈置。婉如，東西拿出來，預備

著。（婉如解繩開盒）這桌子搬這兒——這毯子舖這兒——（衆人搬桌子移毯子）啊，還有，周大璋有

圖章麼？

周妹 有，有，（開抽屜找圖章）

祥 周老太有麼？

周妹 有木頭的。

祥 木頭的也行，拿來放桌子上——新郎來了站這邊兒，新娘子站這兒啊，還少個贊禮的——

周舅姆 他們叔叔老做贊禮。

奎 啊啊啊，（咳）我贊呀，禮單呢？

祥 禮單沒有。

元 隨便唱唱，他唱熟了的——

祥 沒單子成麼？

奎 那就得照我了！

（外汽車喇叭聲）

婉 來了！

祥 來了！

（空氣緊張，衆靜聽——）

（周母扭周大璋上，周舅提箱子上，旁立看熱鬧）

周母 這就別想跑了！這可回來了，我心裏的油都煎乾了！

周（掙脫）娘，我是回家來，又不跑——（莫名其妙，招呼衆人）

（馮挽燕華上）

馮（招呼張等）來了！

燕 幹嗎呀？（呆視衆人）

祥 婉如，裝扮新娘。

奎（贊）裝新人！

（推大璋立桌子前紅毯上，馮立大璋旁，爲大璋戴襟花）

燕 婉如！三叔！三嬸呀！爹！

周舅姆 (啞聲向婉) 叫新娘子別開口。(扶燕與大璋並立)(大妹立燕旁)(婉爲燕披紗代燕捧花)

祥 (居中而立) 來，大哥。(元甫左立) 周老太(周母右立) 聽著——(大聲) 周大璋，張燕華，自由主張，

兩相情願，要結爲夫妻，啊——萬事通融，補行婚禮不晚。一切從簡，現在時勢非常。碰巧今天哪，黃道吉日。點上龍鳳燭，鋪下紅氈毯，新人一對，交拜成雙，願他們百年好合，白頭到老，子孫綿綿，福壽

無疆——(向奎) 行禮啊——

奎 (贊) 新郎新娘相對立。

燕 (怒扯紗) 這算什麼呀!

周舅姆 (啞聲) 新娘子別開口。

周妹 新娘子開金口，白米堆山金論斗。

奎 (贊) 跪!

周大璋 哎?(周母按大璋跪)

燕 大璋!

周舅姆 叫新娘子別開口。

周妹 新娘子金口開，財源滾滾進門來。

(燕忿咬唇。大妹周舅姆按她跪下，扶手代爲萬福)

奎 (贊) 跪, 拜, 拜, 興, 禮成。

祥 結婚證書上打圖章。

奎 (贊) 結婚人用印! (馮代周, 婉代燕用印) 主婚人用印! (元甫用印, 祥代周母用印) 證婚人用印! (祥甫用

印)

(燕扯下頭紗)

奎 (贊) 新娘卸裝! 新郎新娘拜見尊長。

元 啊, 鞠鞠躬躬算了。

周母 (拉椅子坐正中) 親家, 什麼話! 做人一世, 難得今兒一次! 就那麼站着。身子懸空著, 攏幾攏, 也算行禮到家麼! 頭不著地, 不算禮!

奎 (贊) 拜見婆婆。

(周母端坐)

奎 (贊) 跪, 拜, 拜, 興。 (大璋自跪, 大妹與舅姆按燕跪, 扶手代萬福)

奎 (贊) 拜見叔公! (自上受禮)

元 算了, 大家排著一鞠躬——

祥 大家一起行個禮算了。

奎 乾宅坤宅都在一起沒這個禮。

張太太 這樣叩頭就叩到明天去了。

奎 得，得，得。(不願意)(贊) 大家對鞠躬——

(衆排立與周燕對鞠躬)

奎 (贊) 拜家祠——

元 還要拜麼？

(燕直立不動)

奎 (贊) 跪！

燕 這是鬧什麼把戲！

舅姆 新娘子別開口。

周妹 禮完了，不要緊了。新嫂子累了吧？——坐坐——叔叔，晚上拜家祠——

周母 晚上，晚上，別忙在一時。人家花朵兒似的就拜萎了！

張太太 (向祥) 我們可以回去了。(婉收拾花，頭紗等物)

祥 等一等。燕華，現在你就是這兒的媳婦兒了。我們把你一規二矩的嫁過來了，以後的事，我們就不管了！周老奶奶，好好兒管著你兒子，再有什麼，別上我們家來吵了。喜酒，一會兒也就送來，我們沒

事了走了！

周母 啊呀，親家，不吃了喜酒走，叫您化了那許多錢，自己又不吃。

張太太 我們在家吃——來吧，婉如——光祖——

周母 啊呀，坐了車，大妹，叔叔，嫂子，大家送送。

（衆闐然送下，樓下周母大聲叫黃包車）

燕 大璋，這算什麼？

周 我也不知道！

燕 這可不是做夢麼？

周 可不是做夢麼！

燕 這是——這兒就算是你的家？

周 咱們的家了。

燕（四顧，冷笑）好個詩禮名家！好個詩禮名家！這就是你那明窗淨几的小房間了！這就是你的大書

桌，你的轉椅，（冷笑）你的席夢思的床！那一位就是你們知書識禮的有才有德的令堂太太，底下

就是你們的華洋百貨公司。那位喜媽媽，就是你們那闊奶奶的令妹了？你騙子，你哄得我好！

周 唉，燕華，說話留情些，咱們就是彼此彼此。你從前表示你有嫁粧，我知道你不如婉如，可是，有總該

有些，誰知你一個小錢也沒有——只有你那一雙空手。可是我怪了你麼？我愛的是你，燕華，身外之物，算什麼！

燕（長嘆）天也像後娘似的待我，費盡心機，到頭來總是一場空。

周 誰不是這樣，要的事，牠不來。來了，不要了！

燕 也許天待我不錯，是我多費了心思罷了，我自己求的！

周 嚶，燕華，好看不開，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你要稱心，只有一個法子。事實如此，好哇！我不承認這事實！我說牠不是！我改造牠！稱著心要怎麼改怎麼改！你說這是吹，這是騙，隨你說。這是處世的藝術，這是內心戰勝外界的唯一方法！精神克制物質的唯一方法！這世界不就變成了咱們的世界了麼？不都稱了咱們的心麼！

燕（嘆）從此以後，我也隨分安命了。

周 對了，安命吧，你是天派給我的。沒別人配我。拿我這處世藝術，配上你的努力精神，咱們何往不利！來，來，來，喝一杯，這世界是咱們的！（倒茶）

燕（喝）這是冷茶。

周 茶當酒。

（衆七手八脚的搬桌子酒菜上）

周娘，忙壞了你叔叔舅舅舅媽——嚶，大家先喝一杯，妹夫，大妹，（斟酒）（燕低頭立）今天是天大的喜，我老丈人替我弄了個好事情了！加四倍的進賬，有新娘子的嫁粧做底子，咱們這一份人家就不用愁了。來，大家乾一杯，我們喜，大家喜。

衆 大家喜！（喝酒）

——幕——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弄真成假

實價 國幣六百元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版權
所有
不
得
翻
印

著
者
發
行
者
出
版
者

陸
絳
世
誼
界
書
局
書
局

書
局

【凡有者均為第四集新書】

姚克：楚霸王
 姚克：清官怨
 李健吾：風流債
 李健吾：喜相逢
 李健吾：花信風
 吳仞之：賺吻記
 佐臨：樑上君子
 朱端鈞：圓誠記
 石華父：雁來紅
 石華父：孔雀屏
 石華父：晚雀宴
 孔另境：鳳還巢
 孔另境：春怨
 孔另境：沉箱記
 孔另境：李太白
 方君逸：花弄影
 方君逸：離恨天
 方君逸：滿庭芳
 王文顯：銀星夢
 王文顯：夢裏京華

顧仲彝：野火
 顧仲彝：新見光
 顧仲彝：重見光
 魏于潛：三頭金
 魯思：愛天戀
 魯思：藍天使
 魯思：狂歡之夜
 鄧昭暉：十字街頭
 楊絳：弄真成假
 楊絳：稱心如人意
 袁牧之：鐘樓怪人
 袁牧之：富貴浮雲
 洪謨：閨第光臨
 周貽白：陽關三疊
 周貽白：金絲雀
 周貽白：綠窗紅淚
 胡導：眼兒媚
 姚克：銀海滄桑

俄國名劇叢刊

譯信芳

果戈里：欽差大臣
 卡泰耶夫：新婚交響曲
 高爾基：下層
 奧斯託洛夫斯基：雷雨
 安得烈夫：大學教授
 托爾斯泰：黑暗之勢力
 斯華金：少校夫人
 斯基：櫻桃園
 柴霍夫：櫻桃園

羅曼羅蘭戲劇叢刊

賀之才譯

▲丹東
 ▲羣狼
 ▲愛與死之賭
 ▲聖路易
 ▲哀爾帝
 ▲理智之勝利
 ▲李柳麗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3566B

237

